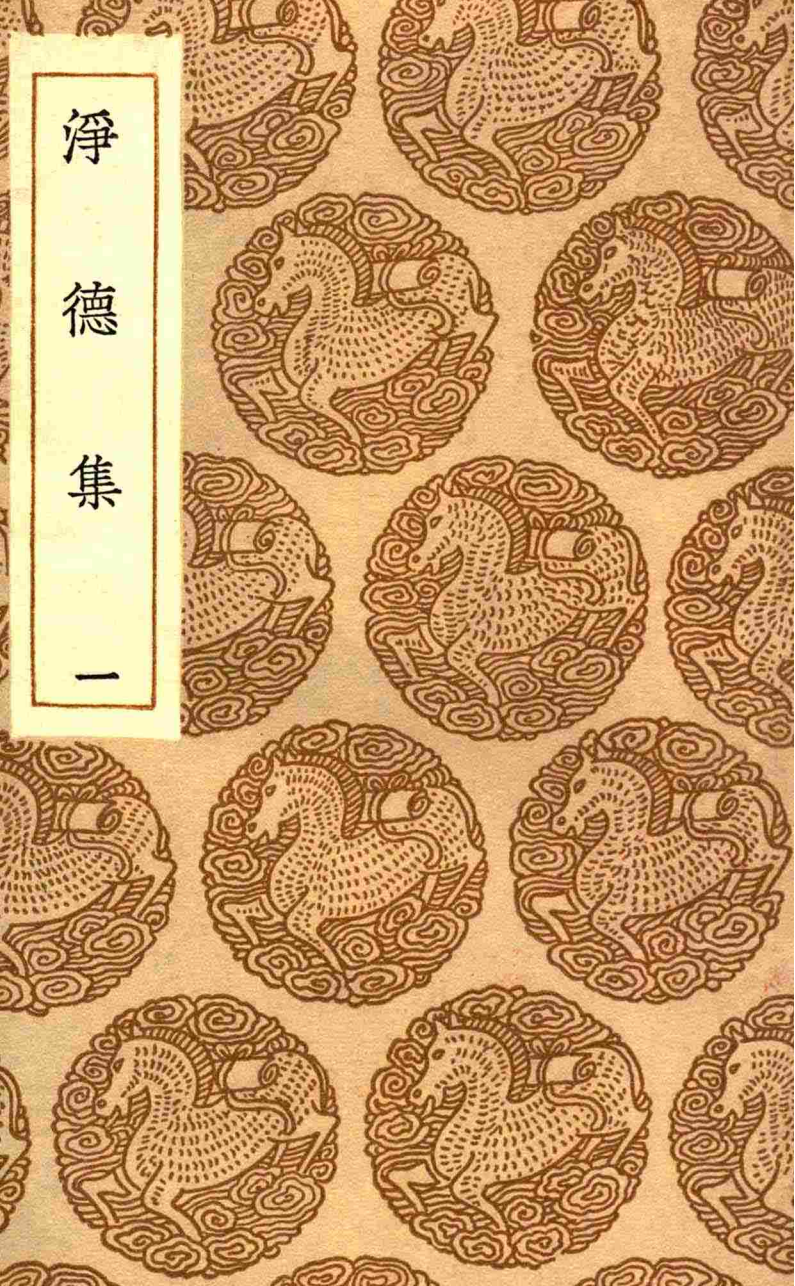


淨

德

集

一





淨 德 集

(一)

呂 陶 撰

原序

嗚呼。靖康丙午之禍。奚爲而至是極哉。熙寧當國者。患時舒緩不振。大爲理財拓邊之規。諸老臣不可。則援引少年銳于事者。慫恿附和。而小人徧中外矣。雖然。自熙寧至宣和五十年間。累聖賢明。固嘗用賢士大夫。而俱無改絃易轡之調。何耶。夫一薰一蕕。十年猶有臭。邪正並用。則小人卒以得志。故也。元豐間。棄置王安石者八年。有悔意矣。而執政皆其徒也。元祐克成先志。內君子外小人。天下稱治矣。而末年乃用調停之說。使其徒廁執政之列。紹聖遂熾然而作也。建中靖國。固已並用。無何愛莫助之之圖行。改元崇寧。蔡京當國。善類殲焉。不可復措手矣。中間雖一再罷京。用趙挺之。張商英輩。皆一出一入之人。何能爲哉。是以五十年間。有爲之君子。皆以邪正並用。竟墮小人網罟中。良可歎已。吾鄉有給事呂元鈞者。以賢良召試于熙寧初。極論理財拓境之非。雖爲外官。必行其言。無所顧望。暨召用于元祐。則專以判別邪正爲事。雖去國。猶丁寧反覆言之。今以遺文攷其議論。但不使小人居中撓政。非有訐斥僂辱之。甚激其狠毒之性。至儕類之失。亦不芘之。其用心如鑑之照。如四時之生殺。各因物之所當得者與之。而物之受之也。無怨亦無德焉。其守道如此。使得大施用于世。亂何自作哉。公于紹聖坐黨事貶湖南。後守潼川。拜崇寧改元詔。卽乞身而歸。遺令不作碑志。休影滅迹。故崇寧以後。追貶不深。而復官亦不及。是又能以明哲

自全者。然至今卹典未及。無身後之澤。而名不登于太常史院。雖公韜晦本志。無所事此。而一登禁從。後世無傳焉。此有係乎國體者。子孫之責。亦鄉士大夫之責也。是以諸孫出其家集。使成都馬騏序。

淨德集目錄

卷一

奏狀五首

卷二

奏狀五首

卷三

奏狀四首

卷四

奏狀三首

卷五

奏狀八首

卷六

表十六首

劄子六首

卷七

表十二首

卷八

內外制二十八首

卷九

內外制四十四首

卷十

書七首

卷十一

申狀一首

卷十二

啓八首

啓二十四首

卷十三

序七首

記四首

卷十四

記八首

卷十五

論八首

卷十六

論六首

卷十七

論十一首

卷十八

論七首

卷十九

論三首

卷二十

策七首

說一首

策問六首

卷二十一

墓誌銘二首

卷二十二

墓誌銘四首

卷二十三

墓誌銘四首

卷二十四

墓誌銘四首

卷二十五

墓誌銘五首

卷二十六

墓誌銘七首

卷二十七

墓誌銘六首

卷二十八

墓表一首

雜著一首

行狀一首

卷二十九

五言古詩一十首

卷三十

五言古詩二十五首

卷三十一

七言古詩二十首

卷三十二

五言律詩三十首

卷三十三

五言長律詩二十四首

卷三十四

七言律詩五十二首

卷三十五

七言律詩四十二首

卷三十六

七言律詩五十五首

卷三十七

七言律詩四十二首

卷三十八

五言絕句十八首

七言絕句六十首

七言長律詩二首

六言絕句十五首

臣等謹案淨德集三十八卷。宋呂陶撰。陶字元鈞。號淨德。成都人。皇祐中進士。熙寧間復登制科。歷官給事中。改集賢院學士。知陳州。紹聖末坐黨籍貶。徽宗初復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事蹟具宋史本傳。陶秉性抗直。遇事敢言。所陳論多切國家大計。其初應制科時。值王安石方行新法。陶對策言願陛下不惑理財之說。不間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安石讀卷。神色頓沮。神宗使馮京竟讀。

稱其有理。而卒爲安石所抑。僅得通判蜀州。其知彭州。力陳四川權茶之害。爲蒲宗閔所劾。請官。其召用于元祐初。又極指蔡確、韓縝、章惇等之罪。請亟加罷斥。其他建白至多。大抵于邪正是非之介。剖晰最明。而據理直陳。絕無洛蜀諸人黨同伐異之習。嚴氣正性。與劉安世略同。至哲宗親政之始。陶首言太皇太后垂簾九年。小人不無怨憾。萬一姦邪之人。謂某人宜復用。某政宜復行。此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其後興紹述之說。卒應其言。其深識遠慮。亦不在范祖禹下。故其所上奏議。類皆暢達。剴切洞悉事機。蔣堂以賈誼比之。良非虛譽。其餘詩文。亦多典雅可觀。至學論二篇。力攻王氏字說。不遺餘力。尤爲毅然自立。不附合時局者矣。宋史藝文志載陶集六十卷。久無傳本。其得見于世者。僅宋文鑑所載請罷黃隱一疏。今就永樂大典各韻內採掇裒輯。分類編次。蓋爲三十八卷。雖以史傳相較。其奏疏諸篇。或載或闕。其應制科策一首。不可復攷。未必能盡還舊觀。然已什得七八。所闕者固無幾也。乾隆四十二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臣紀昀

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臣楊昌霖

淨德集卷一

宋呂陶撰

奏狀

奏乞放免寬剩役錢狀

【原註】熙寧十年二月十日

臣伏以朝廷欲寬力役。立法召募。使民均出傭錢。雇人應役。卽無過斂民財之意。有司奉法。惟恐不能足用。遂于一年合支役錢。數外增添科出。謂之寬剩。蓋欲準備修葺橋道廨舍。并買置什物之類。官中逐年支用雖少。民間兩科所出甚多。自熙寧六年施行役法以來。至今四年。臣本州四縣已有寬剩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今歲又須科納一萬餘貫。以成都一路計之。無慮五六千萬。推之天下。現今約有六七百萬貫文。寬剩在官。歲歲如此。科出不已。民間何以送納。況今泉幣絕乏。貨法不通。商旅農夫。最受其弊。蓋是現錢大半入官。市井少有轉用。臣愚深恐朝廷不知免役錢外有此寬剩數目。伏乞聖慈。指揮諸路提舉倉司。契勘現在寬剩錢數。約度支得幾歲。不至闕乏。霽發德音。特與免數年。或乞逐年限定數目。不得過役錢十分之一。所貴民力不至重困。

貼黃

朝廷如以臣言可采。只乞下司農寺取索今日以前天下支役錢外寬剩錢數。便見利害。

又

臣伏見二年以來。川中見錢絕少。物價減半。銀每兩絹每匹。各只直一貫四五百文。米每石一貫二三百文。其如免役并寬剩錢。並依舊數送納。比之熙寧六年所出。卽似加一倍。若不契勘除減。深恐民間不易。

奏爲役錢乞椿二分準備支用狀

臣伏觀近制。役錢寬剩不過二分。此朝廷撫惠元元之意。最爲深厚。然於法禁有所未盡。不免重斂。蓋有司奉法太過。條目滋蔓。於雇役錢外。尙有數等。如耆戶長不雇而斂。則有椿留錢。橋道廨舍之類。數年一修。而逐年計費。知縣簿尉。三年一替。而每歲計署中什物。則有費用錢。非泛差出役人及起發雇人。則有準備錢。此外方始謂之寬剩。且如成都一路。每歲只合支募役雇食錢四十萬六千二十四貫。又椿留者壯錢五萬七千六十二貫。又椿雜支錢二萬二千九百八十六貫。又椿起雇人錢一千貫。外更有寬剩一十二萬八千六百餘貫。其雙流一縣。每歲只合支雇役錢九千三百二十餘貫。更椿費用錢二千三百七十餘貫。外方有寬剩錢二千八百九十餘貫。以此考究。則雖云寬剩不過二分。其實不止于二分矣。臣愚伏乞聖慈指揮諸路提舉司。除實支雇役錢外。更出二分椿爲寬剩。應係準備費用等錢。並於寬剩二分

內支破。如此則朝廷實惠均及生靈。有司奉法。不敢重斂。

貼黃

華陽縣昇仙橋一所。役法估計。每修一次。斂錢一百貫。十二年中。偶有損壞。支三十貫修葺。則是一千一百七十貫。虛斂入官。皆爲寬剩。推之他處。計亦如此多矣。

奏具置場買茶。旋行出賣。遠方不便事狀。【原註】熙寧十年三月八日

今具本路置場買茶。往熙河博賣。并盡權諸州茶貨入官。便收三分利息。旋行出賣。致令細民失業。枉陷刑憲。大于遠方不便。謹具畫一條列如後。

一臣伏以國家富有四海。山澤之利。多與民共。自仁祖臨御以來。深知東南數路茶法之害。制詔有司。一切弛放。任令通商。貨法流行。德澤深厚。聖時盛事。高出前世。今天下茶法既通。而兩川獨行禁權。此蓋言利之臣。不知本末。苟貪勞賞。而妄爲之。非所以綏靜遠方之意。況乎兩川所出茶貨。較北方東南諸處。十不及一。日月行照。文軌混同。法無二門。仁不異遠。豈可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爲禁地。虧損治體。莫甚于斯。乃爲害之大者。故臣敢先言之。伏望聖慈。特寬茶禁。所貴法令平一。以幸遠方。

一本路既爲置場買茶。將往熙河等處。并逐旋取利出賣之後。更不許民間衷私買賣。遂令諸色人告捕。依編敕禁權茶法。斷罪州縣。承此指揮來。累有成都府邛州百姓馬吉等。爲衷私賣茶。被人告捕。有

至徒罪。各追賞錢。一路之民。遂生怨誅。蓋緣立法太重。有害于人。大凡官中原有之物。民間私侵其利。方是犯禁。只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乃是私礬。今川蜀茶園。本是百姓兩稅田地。不出五穀。只是種茶。賦稅一例折科。【原註】茶園稅每三百文折納絹二疋。三百二十文折納綿一兩。二文折納禾草。一役錢一例均出。自來採茶貨賣。以充衣食。伏緣此茶本非官地。所產乃是百姓己物。顯與解鹽礬礬事體不同。一旦立法須令盡賣與官。或敢私相交易。便成犯禁。斤數稍重。乃至徒刑。仍沒納隨行物色。別理賞錢。恭惟陛下仁聖卹物之心。必不如此。伏乞別立條約。以救苛刻之弊。免使刑辟滋彰。有傷和氣。

一本州導江縣蒲村壩口小唐與木頭等鎮。各準茶場司指揮。盡數收買茶貨入官。並已施行。民之受弊。大率均一。惟導江縣一處。尤爲切害。蓋緣本處是西山八州軍隘口。自來通放部落。入城博易買賣。其蕃部別無現錢交易。只將到椒蠟草藥之類。于鋪戶處換易茶貨。歸去喫用。謂之茶米。或有疾病。用此療治。旦暮不可暫闕。今來官中。須要現錢出賣。則蕃部難更將椒蠟等物入場博買。若于鋪戶處博易。則鋪戶價例自然增長。【原註】官茶每斤先收三分息錢。官中每斤若用一百文。蕃部買賣。便致阻節。況茂州事宜之後。人情方始安帖。豈宜更使茶貨不通。別生邊事。

一茶園人戶多者。歲出三五萬斤。少者只及一二百斤。自來隔年留下客放定錢。或指當茶苗。舉取債

負準備糧米。雇召夫工。自上春以後。接續採取。乘時高下。相度貨賣。中等每斤之利。可得二十文。次者只有十文。以來累世相承。恃以爲業。其鋪戶收貯變易。却以白土拌和。每斤之息。不及十文。所以川中茶價不甚湧貴。民間日用充足。今來既被官中盡數收買。價值一定。若將銀色準折。每兩須高擡四五百文。〔原註〕臣竊聞蜀州熙寧八年。銀每兩官折二貫三百文。足市價一貫四百文。或多支交子。少用現錢。〔原註〕百文。一貫六百文。九年。銀每兩官折二貫二百文。足市價一貫四百文。或支交子。少用現錢。〔原註〕指揮成貫並支交子。餘零方支現錢。交子所支既多。錢陌又須虧折。則園戶所收茶貨。只得避罪納官。安敢更求餘利。一旦失業。何以爲生。臣恐戶口逃移。賦役失陷。漸由此起。〔原註〕臣竊知永康軍熙寧九年。買獲並稅過九萬餘斤。比七年虧二十六萬餘斤。蓋是園戶畏罪失業。造茶減少。是致稅數有虧。以此推之。則失陷稅賦。誠有其漸。又緣旋買旋賣。先抽三分之息。只此一事。極未爲宜。日來州縣逐旬。各申時估。或增或減。官司據以爲定。豈可朝買一貫之茶。暮收三百之利。一日之內。貴賤兩般。則州縣所供實直。遂成空文。有司出納之際。乃同聚斂。且鋪戶既與官中出利。則民間豈有賤茶。日用之物。漸見不足。錐刀敝法。徒可斂怨。必非朝廷理財之本意。伏乞聖斷。特賜改更。一本州所準茶場司。今年二月二十四日。指揮限半月。令園戶鋪戶盡數出賣舊茶。不得夾雜。中官如限滿更不施行。如有違犯。並依法施行。臣雖即時行下。逐處然計其日。限令至三月十日已滿。緣民間累年積貯茶貨。準備高價。相度變賣。一旦偶因官中爲買新茶。亦不預先曉示。忽然責立近限。令將舊茶疾出速賣。若出限未賣。被人告捉。斤數稍重。卽至杖脊。安有數日之內。盡底變易得行。舊茶因此大

段減價。無賴小人。輒有告捕之心。臣尋具狀稱。若只限半月。令盡數出賣。則必是減落價例。變轉不行。消失錢本。便見失所。兼慮纒出限日之後。被牙子或別人告捕。送官枉陷深刑。顯屬不便。又緣新茶與舊茶。色目不同。若將舊茶投稅出賣。則與官中收買新茶事不相妨。本州須至申明。欲令逐場一面收買新茶。民間出賣所有舊茶。乞限至今年八月終。曉示園戶。并停場之家。盡將赴場投稅出賣。令稅務公明。聲說給引前去破賣。仍乞指揮逐處官司。如有諸色人把捉到衷私買賣茶貨。切須辨認新舊。如是新茶。卽乞依法施行。若是舊茶。只乞罪在捉事之人。所貴積貯舊茶之家。破賣得行。不枉受罪。兩次申茶場司。未蒙指揮。若不許展限。則貯積舊茶之家。便見破蕩。如此措置。豈不害民。

一官中買茶。明收三分利息。方行出賣。沿路稅錢。盡已批過。更無分毫僥倖。商旅興販。必是細算不行。難以盡數販賣。竊聞蜀州永康一處。現今積壓茶五十六萬餘斤在務。臣料將來出賣不盡之後。則必積壓損壞。虧折官錢。若般往熙河。亦誤邊計。或仍舊停貯。則歲課不登。難沾賞典。建議之臣。必須均勻配賣與販茶之家。如此則他日鋪戶。不勝其害。伏乞指揮茶場司。具去年終已買及已賣數目。申奏。仍令分析現餘茶貨。若經隔年歲。合如何變轉。卽自然見得此法可與不可。經久施用。免令言利之臣。有誤朝廷大體。

右謹具如前所有茶禁不通。細民失業。刑辟太重。最于遠方不便事理。並已條析如前。臣竊見熙寧七年。

朝廷遣李杞蒲宗閔入川。相度買茶往熙河博馬等事。當時使者急于進用。不察事體。遂認定逐年息錢四十萬貫。應付熙河。後來運茶積滯。歲課不足。即便擘畫。却于彭漢二州。逐年收買狹布各十萬匹。名爲折當脚錢。其實將布并所得之息。充入茶利。自後又恐買布亦難敷及原數。則乞雇回脚船車船解鹽入川。泊至鹽法難行。則又乞將川中有茶去處。並行收買。前後乖錯。非止一事。只是切欲功賞。不卹民間弊病。臣愚伏望聖慈。特賜采察。所貴遠方之俗。被惠安身。至如官吏費耗。道塗阻節。稅額虧損。得不補失。則臣不敢喋喋開陳。以瀆天聽。乞以臣此奏下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相度利害。特賜施行。

貼黃

若蒙朝廷垂察。卽乞下本路取索熙寧八年九月分永康縣銀價。比對茶場折銀貫陌。自見有無侵損園戶。免令將來高價折銀。虧損本州賣茶之家。

又

臣所謂得不補失者。竊聞永康縣熙寧九年發茶三百。馱往熙河。除諸般費用及沿路批稅外。計算每斤已是一百九十四文足。其兵士請米猶在數外。不知到熙河貨賣。所得幾何。如此事理。亦乞朝廷體察。

奏爲茶園戶暗折三分價錢令客旅納官充息乞檢會前奏早賜改更事狀

【原註】熙寧十年三月十八日

右臣先爲本路置場買茶。般往熙河。并明收三分利息。旋行出賣。大于遠方不便。尋具畫一條列申奏去訖。愚瞽之言。必已上涇天聽。臣伏見國家置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二分。須以一年爲率。蓋爲今年支出官本一百萬貫。至年終要見息錢二十萬貫。卽不是早買一百貫物。晚賣一百二十貫文。今來茶場司。却不以一年爲率。務將重刑立法。盡權民間茶貨入官。旋買旋賣。取利三分。或今日買十貫之茶。明日便作十三貫賣于客旅。或朝買一貫。暮作一貫三百出賣。日逐將官本變轉。殊不休已。其公牒行下州縣。乃云務令買賣通快。無致防滯錢本。則所出利息。比至歲終。不可勝算。豈止三分而已。比于市易原條。自相違越。竊緣茶是民間日用之物。有如水火。一旦忽被官司盡數收權。獨專其利。仍以嚴刑。過繩其罪。遠方細民。生長休息在朝廷恩德之內。豈識此事。兼據本州壩口鎮茶場申。自今月十日至十五日終。逐旋買到茶八百八十六斤。計本錢一百六貫三百二十文。隨日出賣。收到息錢三十一貫八百九十六文。別無現在。臣看詳上件申報。竊疑本處首尾六日之中。買獲茶貨八百八十六斤。隨日便賣了當。並無現在存貯。慮恐買賣之際。別有侵損官私。尋行體訪。乃是客旅并牙子等。爲見權茶不許衷私買賣。一向邀難園戶。或稱官中高擡斤兩。或言多方退難。遂便于外面。預先商量減價。其園戶各爲畏法懼罪。且欲變貨營生。窮迫之間。勢不獲已。情願與客旅商議。每斤只收七分實錢。中賣于官。所餘三分。留在客人體上用充買茶之息。纔投場中賣了當。卽時却是客人明立姓名。正行請買。所以隨日賣盡。【原註】假如茶一百斤。每斤合

賣一百三十文。計價錢十三貫。其園戶既被邀難。恐動情願。只作十貫。如此則是園戶只得七分價錢。暗賣與官場。即時却是客人納錢一十三貫。請買文歷。雖正情弊。則深。折三分。官中雖得三分之息。自是園戶本錢。客人未曾出息。竊緣山鄉人戶。自來以採茶爲業。輸納兩稅。折科最重。並出役錢。養生之計。並在其間。一旦既遭禁權。遂被商旅并牙子等恐動邀難。頓減三分價直。行之日久。必見窮困。誠可嗟憫。其如逐處買茶官司。多是畏懼茶場司威勢。務欲買賣通快。出得息錢。庶可免罪。以此互相欺誑。不敢申陳。臣伏謂園戶是國家兩稅土著之民。今來被好利之臣。設此弊法。要出息錢。却令商旅生姦。侵損兩稅人戶。最于遠方不便。又況隨日計利。殊無分限。顯是違越市易原條。伏乞聖慈。檢會臣前奏。特降指揮。下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體量詣實。早賜改更。庶使王澤不壅。可救大弊。

貼黃

若官中實于客人體上。收得息錢三分。則尙恐貨法不通。民受其弊。而況自是園戶。暗有賠折。其買茶之人。原不出息。豈得穩便。

奏爲官場買茶虧損園戶。致有詞訴喧鬧事狀。

【原註】熙寧十年四月二十四日

今再具官場買茶。取息太重。虧損園戶。致有詞訴及生喧鬧。畫一奏列如後。

一據九隴縣稅戶黨元吉等狀稱。自來相承山壩茶園等業。每年春冬。雇召人工。斫剗。至立夏并小滿時節。又雇召人工。趁時採造茶貨。逐日收來壩口。投場貨賣。得錢收買糧食。每一稱和袋一十八斤。內

除出上件破用。并輸稅免役等錢。折除算計外。每稱只有利息一百五十至二百文以來。往年早茶每斤貨賣得九十至一百文。今來官中置場收買。每貫上出息錢三百文。招誘客人貨賣。其茶牙子并與販客人。爲見官中息錢。却只于茶園人戶茶貨上估定價例低小。每斤賣得一百文以來者。現今只賣得六十至七十文。却將餘上價錢。令客人用作官中息錢。收買前去。以此園戶盤費不足。念元吉等家。各只有此小茶園。並不種植得諸般苗色。又爲路途遙遠。往復相去本場約一百五十里以來。若此價例低小。難以造作。茶貨必見破敗。伏乞指揮。貴獲存濟。

一據九隴縣稅戶牟元吉等狀稱。自來只以佃食茶園爲業。其茶園偏峻。不任種植諸般苗色。逐年舉取人上債利糧食。雇召人工。兩季薙剗。指望四月小滿前後。造作訖茶。投場破賣。得錢填還債利。并送納諸般稅賦。若遇豐熟之年。米價平和。每袋上除折上件盤纏輸稅外。上頭只餘得利息一二百文。或遇年辰較惡。米糧價貴。天時亢旱。茶生短淺。以此數目減少。虛折薙剗盤纏。今蒙官中置場收買園戶茶貨。每貫上出息三百文。其茶每稱和袋十八斤。牙子只稱作十四五斤。若是薄弱婦女。賣時只稱作十三四斤以來。每稱約陷著一二斤。別無上頭利息。心極憂惶。昨蒙提舉推官。躬親在茶場內看覷。收買茶貨。不與園戶分擘。逐處茶場時候。早嫩粗細等第色額。只作一樣收買。去年時節。每斤賣得七八十文。今來只賣得五十文。除牙子錢。了收得四十七文。所有餘上錢數。令客人用作官中息錢收買。不

管園戶裹纏不足。若不具狀申請。竊恐將來轉見淪亡失所。本州所據黨元吉并牟元吉等二狀。尋行遣帖。棚口茶場。鈴束茶牙子。並專攔等。不得準前大稱園戶茶貨。及剩除園戶牙錢。仍仰常切點檢茶貨。粗細等第色額。一依自來價例收買。并申茶場司。更乞措置。免致虧損園戶去訖。

一據棚口茶場申。據至德山人戶。將到炭焙新茶。赴場中賣後。却出納三分息錢收買。請引出外貨賣。又申。自三月二十一日至月終。買得第二等新茶。並是園戶馬吉等情。願出納息錢。請引前去。

一據蒲村茶場申。本場逐日據園戶。將到新舊茶貨。赴場。隨日收買出賣。內有園戶自出納三分息錢。請引前去破賣。亦有客人在外與園戶商量價例了。却于園戶處除下息錢。投場收買。請引前去。不虛。一據九隴縣園戶石光義等狀稱。今月五日。將到茶貨。投場破賣。每袋計一十八斤。和袋不委。茶牙子除折。只稱得一十四斤。其茶係第二等。每斤合準直價錢九十文。當日減下價例。每斤只收得大錢四十七文。至到十三日。其茶每斤係第三等。合準直價錢七十文。每斤又再減價例。又只作大錢三十七文。今來茶牙子收光義等茶貨。比前山下路人戶粗茶一樣。減下價錢。念光義等住處。係在後山。爲地土寒冷。以此至小滿前後。只造作得似前山第一等第二等茶貨。現在委的不依每年逐時等第價例。一樣取意團斷。卽光義等各爲雇召人工。每日雇錢六十文。并口食在外。其茶破人四工。只作得茶一袋。計一十八斤。切慮光義等家。向後必有失所。乞指揮。本州所據園戶石光義等陳訴虧價事理。已帖。

壩口茶場。仰檢詳承受前後所降敕條指揮。候茶園戶將到茶貨赴場中賣。請監官當面看驗。前山後山色額等第粗細。依自來市色實直。粗細逐時市價添減。兩平稱來收買。晝時當官支給價錢。卽不得容令牙子專攔等依前低作價例。只作一等茶貨收買。及非理大稱斤兩。致有虧損。園戶無致擁併阻節。仍仰出榜曉示園戶知委。如受此指揮後。却將好爲惡。將貴作賤。只作一等價例收買。致令園戶再有詞說。或因本州察探得知。其牙子專攔等。必當勾遣赴州報勘施行。官員亦當勘劾聞奏。仍取責監官并牙子專攔等知委。仍仰本場分析。今月十三日。因何將石光義等第三等茶每斤只作三十七文收買。因依并兩次申茶場司。更乞措置。免致虧損園戶去訖。

一據管句壩口茶場祕書丞尹固。並濛陽主簿同共買茶薛翼等二狀申。今月十七日收買茶六萬斤。計錢三千六百貫文。支用茶本淨利錢併盡。遂于十八日申州乞相度支。移交子六千貫文。應副十九日并二十一日市收買茶貨。至十九日天色纔曉。據園戶將到茶貨赴場中賣。當日巳時後。固等爲現請交子未歸。兼更值雨。遂向園戶道請交子相次回歸。及等候天晴。與你稱茶。其園戶便自將茶直上來廳堆垛。團圍固等。須要稱茶及向牙人道。爾等當時通出抵產在官。今來官中無錢買茶。你牙人須著與我出錢買茶一市。固等各回廡宇及安下處。主簿薛翼行至淨衆院門。其園戶却致打本官手下公人。兼搥破薛翼袍袖。更尋牙人意要相爭。其牙人爲見如此。各自迴避。現不住差人四散尋覓。固等

切恐二十一日市別牙子買賣茶貨。又慮園戶準前爭鬧。別致不虞。係屬人衆。難爲止約。乞差九隴縣官一員。赴茶場告諭園戶。三五日所貴曉會。本州所據尹固薛翼申報。尋體訪得。今月十九日。有園戶五千人以來。投入茶場。直上監官廳上。止約不得。致打公人。并毀罵官員。蓋爲劉佐等起請。須要旋買旋賣。出息三分。其逐場若盡價收買到。恐客人與販無利。將來出賣不行。以此須至低估價例收買。每斤委只及一半價錢。又緣逐日買及萬數斤。監官實難照管得盡。其園戶既被虧損。無可申訴。遂便聚衆喧鬧。人數頗衆。難爲約束。今來後山正當茶貨出衆時節。切恐少錢收買。準前爭鬧。當州勘會。前後六度。支與壩口茶場交子現錢一萬一千二百餘貫。銀一千兩。其銀爲園戶不肯折請。已分與九隴等縣出賣。又爲市井絕無現錢。因是貨賣未得。外餘茶場司兌撥交子一萬貫文。至今未到。若得上件交子。盡數支用。亦只買得三兩市。【原註】在州現今實直第二十七界交子。賣九百六十茶場司指揮作文用。此亦虧損園戶之一端也。本州雖已出榜嚴行約束。指揮本處候園戶將到茶貨赴場。即便依次稱來收買。如是園戶準前要致打公人等。或毀罵官員。仰擒捉送州。待憑取勘。依法施行。兼差九隴主簿勾龍驥前往曉諭。同共買賣茶貨。切慮園戶準前喧鬧。別致不虞。又差本縣令薛高三五日一次。在前照管。尋申茶場司。催促交子。並乞大段支錢赴州應副使用。及令檢會本州今月十七日申石光義等告說虧價事。理許令添展價錢去訖。

右謹具如前所據茶園戶黨元吉等狀并蒲村堀口兩鎮申述並已條列在前臣伏見劉佐李杞蒲宗閔等妄陳愚見苟希進用盡將川茶禁榷旋買旋賣立法太重取利太多致令茶戶被此深害遂于今年三月八日後來兩次具狀論奏乞賜更此弊法以幸遠方狂瞽之言未蒙採納方且日俟朝旨俯就誅殛而臣部內百姓累有申訴皆言被官場減下價例大有侵損以至嗟怨聚衆喧鬧臣雖嚴行約束及差官同共管勾須得相度茶色添長價錢去訖今若隱而不言慮恐因此生事上誤朝廷須至再具論列煩渥聖斷蓋緣劉佐等起請要出息三分若逐場盡價收買之後將來商旅計算不成不願與販則積壞茶貨例被責罰及干連人必著賠填以此須至順承茶場司風旨減價收買所貴客人願來與販變轉得行〔原註〕

假如茶一百斤每斤一百文若便作一十貫買則恐客人不肯用一十三貫請買以此減下園戶價錢只作七貫文收買便于客人作十貫文請買

出外〔原註〕園戶茶貨須得中賣于官若欲別處變賣便成犯禁無引不行被此抑逼須至自納息錢三分請引出外情弊如此上下通知茶場司臣僚恐出息不多難沾賞典空行文牒督迫州縣其實則任令減價收買逐場監官畏懼茶場司威勢恐遭責罰于繫人衆深慮將來積壓賠填一向刻剝園戶州縣之吏熟視疾苦無力以救之日久爲害轉深恭惟陛下仁民愛物與天地等夙夜孜孜講求治要惟恐一夫未得其所必不容此刻薄小人苟希勞效作爲敵法以困西南生聚有累聖政衆所不平臣愚伏望聖慈檢會臣今年三月八日并十八日及今來所奏早賜睿斷特降指揮下本路監司或帥臣採訪利害如臣所言有一事一件稍涉虛誕甘俟誅戮若萬分有一可

以採用。卽乞更張茶禁。以便遠民。或限數收買。或量減息錢。則山鄉茶戶。不勝至幸。

貼黃

臣體問得。六月以後。猶有晚茶一色。貴者每斤三十文。若盡收買。所出之息。亦不甚多。緣逐處自開場。至今。買獲茶貨。旋行出賣。稍有厚利。如或朝廷謂此成法。難便改更。卽乞自六月一日以後。權住收買。放令衷私交易。所貴園戶。留得晚茶一二分。盡價賣與客旅。稍助生計。亦遺乘滯穗與民之義。伏乞聖明。特賜採察。

淨德集卷二

奏狀

奏爲乞復置糾察在京刑獄司並審刑院狀

臣伏以聖人之政。以慎刑爲本。王者之居。以施德爲先。故于聽斷。尤務欽恤。設官創局。深有意謂。敢緣因革之理。輒議防制之宜。謹具條奏。

一京師之獄。自開封府。御史臺。大理寺。諸寺監。開祥二縣。并尉司。左右外廂馬步等軍司。三排岸。以至臨時詔獄。及晝監。夜禁等。無慮二十餘處。祖宗以來。雖極詳慎。然猶恐有司失實。而冤者無告。故祥符中。詔置糾察一司。以統制之。如諸路之有提刑。諸縣之有提點也。特重其職。不令司他務。得以專意于決訟報囚之事。其訪問則無賓客之禁。其巡省則無冬夏之限。耳之所聞。惟求冤抑。目之所見。惟審慘暴。刺伺防檢。深得其要。凡大辟獄具。本處先已錄問。乃申糾察司。差官審之。儻有疑慮。並許駁勘。或留繫之淹久。或處決之過濫。大則條奏辨明。小則移文戒督。而又廣闢治舍。標榜其門。被枉之人。知所赴訴。玩法之吏。不肆奸欺。明慎哀矜。于斯至矣。近歲罷歸刑部。謂之糾察。案止以胥吏三人。主行其事。諸

處申到大辟文案。亦委郎官一員。與吏部所差之官同慮。不過引囚讀示。再取伏辯而已。其名雖存。其實已廢。緣刑部主天下獄訟。簿書文牘。紛委目前。雖強明幹濟之才。日力亦有不給。所以在京諸處刑獄。無復糾正而察檢之。又況省部深遠。細民容有不知者。豈能皆詣長貳。求以自直。臣恐大衆所聚之地。或陷非辜。而無以伸其痛恨矣。臣愚謂宜復置糾察在京刑獄司。庶協先王閱實之意。以廣陛下好生之德。

一本朝以來。大理寺主斷天下奏獄。而刑部覆之。故大理有詳斷官。刑部有詳覆官。萬化中因蕭氏之訟。論決非當。朝廷慮庶獄之不慎。始置審刑院于中書之側。以待從領其事。設屬四員。稍增爲六。謂之詳議官。蓋議其當否而後行也。當時既有尙書刑部。而又置院者何哉。蓋以刑部受冤辭。主雪正大理審刑之失當者。不可亦與斷獄之事也。斷以一司。審以一司。雪以一司。前後相成。上下相制。所主不同。各得盡其心而舉其職。所以極慎重之意。元豐三年始罷審刑院。爲刑部議司。雖移其名。而職任亦不改。舊官制既行。乃以詳議一司歸于大理。改詳斷爲評事。改詳議爲丞。案牘上刑部勘當而施行焉。自此刑部始與斷案之事。大理刑部責任既同。皆爲法守。讞議既定。一成不變。或訴理不當。則又委刑部受而治之。果涉枉撓。理當辨正。其刑部原斷之官。亦須開說。合行取勘。初則自斷。中則自雪。終則自劾。蓋非人情之所宜。萬一主者護短。遂非。則理斷之人。何以伸其枉。臣愚謂宜復置審刑院。以中書押刑

案舍人一員主之。以大理寺丞六員爲詳議官。領職如故。其刑部以侍郎一員專掌理雪及餘職事。則上順治體。下協典故。謹錄奏聞。乞指揮稽考故事。參酌施行。

貼黃

臣今所請。止罷刑部糾察案。復置糾察刑獄一司於外。所貴專舉其職。以防冤濫。卽於官制。並無妨礙。又

舊置糾察司。在京城之東。所以京師諸處刑獄疑難者。有司皆言過東衙。方是了當。蓋謂文案旣申。糾察而別不駁問。方可斷遣。以此推之。則糾察一司。于朝廷慎刑之意。深有所助。今雖差臺官一員兼領刑察。緣自有職事。職任不專。恐未能盡知在京諸處刑獄之弊。若更置糾察司。亦不礙刑察職事。

又

寺丞六員。今在大理。別無專職。備員蒙成。何益寺事。

又

近日詳定案內。刑部雖分左右曹。左曹專斷案。右曹專理雪。侍郎各不通管。亦與當日審刑院之意同。然官局相近。吏胥相往還。其間豈無依違附合之情。姦弊多端。難盡檢察。莫若斷以大理。審以審刑。雪以刑部。則周防明慎。皆協于理。

又

今大理斷獄。每有可疑。而會議于刑部者。其狀乃云評事以爲然。丞以爲不然。少卿從評事。卿從丞。皆虛立兩端。務爲小異。以求合當日大理審刑各局之意。事類兒戲。頗非重慎。今若只于刑部分左右曹。以斷案雪罪。同在一部。亦如評事與丞。同在一寺。深恐不能糾正枉濫之弊。

又

臣今所請。只乞置審刑院。以中書押刑案舍人一員主之。以大理寺丞六員爲詳議官。卽非增置吏員。滋廣事目。伏乞詳酌施行。

奏乞降詔舉郡守狀

臣竊以今日任官之弊。其輕且濫者。惟郡守爲甚也。封疆千里。生聚萬衆。休戚所係。而不問能否。一以資格用之。爲半刺兩任。有薦者二人。則得之矣。侮法慢令。戕民害物。十郡之中。常有二三。闕茸不治。又有一二。舉天下億兆之衆。十分而言。失其惠養者。將半矣。承流宣化。又何望焉。方今朝廷清明。百度講舉。憂勞元元。以固邦本。惟恐一夫不獲。而牧守之弊。紛繁至此。甚可痛也。昔兩漢盛時。政平訟理。民安其業者。皆循吏之效。唐之貞觀開元。號爲善治。太宗亦嘗自擇刺史。志其姓名於屏風而用之。當時名臣如馬周張九齡輩。皆極言刺史不可輕任。載在史冊。足爲龜鑑。前日朝廷患監司不得其人。乃詔近臣舉用。而監司

之選。稍稍清矣。至于郡守。尤爲親民。略而未議。是棄民也。臣伏請詔內外待制太中大夫以上。于通判資序人內。歲舉堪知州者三人。朝廷更加審察。送吏部籍記名氏。凡遇有闕。先差有舉主者。如資任未及。卽差權知。其次方差資序合入人。庶幾牧守之職。有以庇民。循良之風。無愧前古。

貼黃

天下民事之重。大則一路付之監司。中則一郡付之太守。下則一邑責之縣令。如臂指之相附。如綱目之相維。國朝之制。旣舉監司。以清一路。又舉縣令。以治一邑。則一郡之守。亦宜舉矣。

又

自八路差注以來。此選尤濫。蓋于本道就短求長。自知縣兩任。則得爲通判。自通判兩任。遂爲知州。其猥濫庸謬。不可勝言。今已收闕歸吏部。似此等。又皆可指占州郡之寄。雖人材絕無所取。而資任合入。則不可不與虛授濫除。生民何賴。伏謂特立薦格。以清其流。

又

臣今略舉無狀之尤者數人。望朝廷推其所爲。卽知可與不可爲郡。輕濫之極。理當革也。王子文者。前知華州。每決打筭罪。須經旬或半月方斷。或有百姓過狀者。子文先問其人年幾生日日時。爲之算命。告云爾星辰未佳。必不得理。且休過狀。又因雜職行杖生疏。子文下廳親決一杖示之。其愚謬如此。今

差知懷州。霍唐臣者。知眉州。每公會設食。須留數品。折請估直。有法司姓孫爲吏。其兄在提刑司。祇應每法司有過。唐臣恕之。仍告云。我爲爾兄。且放爾罪。其猥下如此。今差知海州趙衰者。通判果州。權榮州事一歲。中爲鹽井破敗。決一千六百餘人。晝監夜禁。常七八十人。略不存恤。以至爲子決父。爲婦決姑。及就兩州繁處。各請供給。其貪暴如此。今知廣安軍張堯士者。堯佐同宗之弟。好誇族望。輒敢以溫成皇后眞容示監司。又嘗差簿尉分往村鎮。販買諸物。圖市易之息。日夕往還。及百餘里。而獲一緡之利。又嘗有因病殺牛祭鬼。而獲罪者。堯士云。爾雖有病。何如且服藥。休殺牛。周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其庸暗如此。今知彰州。

奏乞放坊場欠錢狀

臣伏見近歲以來。四海之利多歸公上。官司之積。動計鉅萬。私室之有。十已九空。恭惟聖政日新。德澤流霈。窮幽極遠。蒙被生成。其事如大病之後。偶得良藥。以活其命。有望更生。而臟腹空虛。支體瘁弱。喘息之氣。所存無幾。切宜調護。撫養。俾就安完。天下之肥。然後可得。是以堆垛市易。義倉抵當。免行之類。凡爲聚斂者。一切廢罷。此誠德惠及民之深。而與之休息也。獨有出賣坊場一事。最爲深害。亦願體恤。以慰其心。其立法之初。蓋爲在官司吏。無有紀極。百費浮冗。貪吏從而侵漁。州郡衙前。旣勒力役。而所得酒榷之利。盡以奉于公家。有至竭財破產。而死于凍餒。朝廷知其如此。于是拘收坊場。官自出賣。所得淨利。一以募

人執役。二以給公家之用。行之漸久。弊從而生。蓋小人之情。競利而不慮患。實封投狀。務在必得。既妄添所買之直。又虛增抵產之數。適值民間錢幣闕乏。酒貨不售。課利淨利抽貫。稅錢供納不足。纔出季限。又有罰錢。或委保百姓。管押綱運。其押綱之人。往往盜竊官物。走竄失陷。則須勒保人賠填。或原買價高。界滿無人交割。轉更拖欠。緣此數事。坊場多有破敗。乃至出賣抵產。以償官錢。或抵產價高。出賣不行。則強責四鄰承買。或四鄰貧乏。承買不盡。則攤及飛鄰。望鄰之家。抑令承買。或本戶抵產罄盡。尙欠官錢。則勒保人代納。亦須破壞產業。或虛指債負。妄起訟端。橫賴論索。郡縣急于官課。不問有無逋欠。遂使平人承認。械頸受箠。道路相望。囚繫坐獄。殊無虛日。其甚者。至于自經溝瀆。鬻及男女。而猶不能免。大率一縣之內。中戶以上。因買坊場。或充壯保。而破散拖欠者。十常四五。官方如此。百計督責。極力掊聚。而逐界所得實錢。十分只及五六。【原註】成都管內坊場第一界賣七十二萬餘貫。第二界六十六萬餘貫。第三界四十二萬餘貫。太率只收得一半入官。外餘無可催理。一則因元買價高。虛張其數。二則爲物輕錢重。酒無厚利。三則日趨困窮。難于償納。以此天下坊場錢積壓少欠。其數極多。神宗皇帝深知其弊。曾于元豐三年。明堂大赦。并八年正月。赦文累行。蠲放。及與展限送納。詔令所至。人皆鼓舞歌頌。以爲天地大恩。莫過于此。除已蠲放外。至今欠錢不下八九百萬貫。簿書之內。雖有現欠之名。刑獄之下。必無可足之理。方當陛下布政之初。聚斂刻剝之事。大半罷去。天下臣庶。欣戴稱頌。以爲仁宗復生。尤宜廣霈德澤。以慰其望。臣愚伏願陛下特降睿旨。所係今日以前。因買坊場拖欠課利淨利。

并抽貫稅錢。及過罰錢之類。見勒買人或保人送納。并破賣抵產者。並與除放。庶幾窮困之人。普沾大恩。復遂餘生。況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恭儉慈仁。出于天稟。內無土木華靡之費。外無兵戈攻戰之賞。四海所入。國用豐盈。雖放免數百萬貫逋欠。如去泰山之一塵。何闕于事。且天下之務。固有是非輕重。惟聰明睿智。能權而行。遂中于理。今放釋逋負。以安生靈。與督責收斂。以廣用度。何者爲是。何者爲非。何者爲輕。何者爲重。權而行之。正在此日。又況冬春以來。雨雪愆候。祈禱備至。未聞沾足。則除放欠負。俾民免于凍餒。亦可以感天地之佑。召陰陽之和。使風雨時若也。臣又聞眞宗皇帝嘗御偏殿。親閱三司逋欠。放八萬三千數。蓋眞宗以逐次降赦放欠。多爲有司廢格不行。或根究追逮。益爲煩擾。故按籍引對而釋之。臣願陛下遠法眞廟之恤民。近倣神宗之布惠。斷自聖意。特行蠲放坊場欠錢。天下不勝幸甚。

貼黃

臣今所奏。只是乞朝廷特放坊場欠負。可與不可。稟自聖明。卽非衝改戶部條貫。須至立法。伏乞留中裁酌。早賜施行。

又

臣每見赦令放欠。多爲有司百端抑遏。追究根窮。幸其稍戾于法。遂不除放。使聖朝仁澤。不及困窮。大抵人君發號施令。常如震雷時雨。不測而至。則天下知恩出于上。若委自有司。毫釐契勘。立爲條約。然後

施行則弊生于下。有損治體。伏願聖慈。如以臣言萬一可行。卽乞將臣此奏畱中。作朝廷意旨。降詔蠲放。不必付在有司。

奏乞相度逐界坊場放免欠錢狀

臣伏見朝廷德惠及生民多矣。臣下聚斂之態。亦已俊革。惟坊場一事。根株深固。條約交紊。猶有餘弊。未盡蠲除。蓋累界放賣。至今凡十五年。其始則有實封投狀。競利爭占。虛增估直。詐通抵產之欺。其中則有淨利過重。月納不足。出限罰錢。年滿不替之患。其終則有正名已敗。壯保納官錢。餘欠尙存。鄰人買產業之禁。期會嚴迫。節目煩多。不惟酒戶。緣此困窮。抑亦平民。因而朘削。或繫獄。或受箠。或轉徙道路。或自經溝瀆。天下郡邑。無處無之。大率一縣之內。上中等戶。因買坊場及充壯保而失業破產者。十常四五。多者欠至數千貫。少者亦三五百緡。以四海總計。凡幾千家。罹此疾苦矣。每家以十口爲率。凡幾萬人失所矣。恭惟陛下至仁博愛。亦宜爲之動心也。昔者神宗皇帝。通知此弊。加意救恤。于元豐三年。明堂降赦。及八年正月。赦文累行。蠲免外。仍與展限二年送納。去歲大饗肆赦。亦有權住催理指揮。委監司保明開奏。當職等第蠲放。德澤之流。非不廣及。然而此弊終未盡去者。一則爲有司違慢詔旨。忘失法意。少有疑似。遂不保明。二則爲物輕幣重。錢貨乏絕。或災傷所困。或兵役相仍。衣食之費。尙且不完。至于官錢。何從以納。況第一界至今已十五年。第二界今亦十二年。往往生業蕩盡。子孫淪散。虛載簿書。枉費刑撻。歲月愈久。

重不聊生。憔悴之餘。必無可得。臣愚伏願陛下推廣先志。霽發異恩。以遠近之差。爲輕重之序。應第一第二界現欠者。並與除放。其第三第四界。亦乞量立分數蠲免。如此則大法簡易。不爲官吏之沮遏。聖澤寬深。遂除生靈之疲瘵。

貼黃

承買坊場之家。抵產物業。原價高大。爲近年物輕幣重。田宅槩減價。今雖拘收在官。出賣之際。必不依得原估。官司仍於欠上理納餘錢。極爲騷擾。〔原註〕謂如抵產一處。原估一千貫。今只值七百貫。即更令納三百貫之類。伏乞特降指揮。應係因坊場沒官抵產。並許依原估價直充折。庶寬民力。

又

又況第一第二界價虛而高。第三第四界價實而低。今第一第二界雖欠錢一二分。比之第三第四界。已是增剩。況無可得。宜特蠲放。

又

若須候監司保明奏到。方議蠲免。深恐諸路遷延期限。或所見不一。及吏緣爲奸。別生事節。致使朝廷實惠。未能均遍。莫若只以界限遠近。各與蠲減。所貴德澤。早及細民。

奏乞寬保甲等第并灾傷免冬教事狀

臣伏見保甲之法。雖已更改。猶有二弊。未便于民。其一爲罷去二十畝以下免教指揮。却令五等戶有三丁者。皆赴冬教一月。緣民之貧富。不繫丁之多少。而教與不教。則有幸不幸。今田有百畝。家有二丁。則免教。是謂之幸。田有十畝。家有三丁。則赴教。是謂之不幸。此貧富力役。大爲不均。況今之教閱。官中不給錢米。一月之食。皆其自辦。夫有田二十畝之家。終年所收。不過二十石。賦稅伏臘之外。又令供贍一丁。則力亦難給。昔日推行之始。不暇講求利害。惟務其多。今雖將五等下戶。精專閱習。萬一或有調發。雖破竭家財。所得幾何。裹糧而行。豈不重困。臣愚欲乞于三等以上。或等第雖低。而家業及一百貫有三丁者。方得差充。其二爲陝西州郡。今秋雨澇。高原之地。雖謂順成。下隰之田。稼亦不善。人戶有訴災傷去處。而蠲稅不及五分。並須赴教。官司奉法。不敢放免。臣竊謂保甲之令。行已累年。朝廷知其有弊。多所釐改。欲民休息。若須候災傷。及得五分。方與免教。亦恐德澤未廣。臣愚欲乞應係災傷縣分。並特免冬教。以惠陝西三路之民。不勝大幸。

貼黃

又況郡縣自來檢視災傷。多有通計一縣所放。立爲分數。如原管稅一千石。放及五百石。則謂之五分。卽非以逐戶所傷。立爲分數。其被災既有多少之異。而通計一縣大數。偶不及五分。遂不免教。此朝廷之所當察也。如蒙聖慈。以災傷之故。不限分數。特免教閱。則朝廷武備。未爲廢缺。而生民受惠深矣。

又

臣訪聞陝西諸縣人戶爲田土絕少。雖家有三丁。有以田產微薄。陳狀乞免教者。并有訴述本戶災傷過多。但爲一縣總數不及五分。亦乞免教者。逐縣拘礙。條禁不敢輒行。伏乞早賜指揮。庶寬民力。

淨德集卷三

奏狀

奏爲繳連先知彭州日三次論奏樞買川茶不便并條述今來利害事狀

右臣先于熙寧十年知彭州日爲見朝廷依李杞蒲宗閔劉佐等起請盡數樞買川茶收息出賣大于遠方不便并據本州茶園戶屢有陳訴及爲壩口茶場減價買茶虧損園戶致有喧鬧遂於當年三月八日又本月十八日四月二十四日凡三次具狀論奏雖蒙朝廷施行後來續見李稷蒲宗閔陸師閔等貪功急利侵刻遠民阻節商旅增添歲課欺罔朝廷希竊恩賞措置乖謬遐方之人不勝其苦爲弊之極凡有十端一則是高估米價預俵與有茶之家名爲茶本及至納茶頗有賠費二則是蒲宗閔首議興販大寧鹽并布等相兼取利充補茶息并陸師閔置都茶場以博茶爲名盡買諸貨一如市易及典米收利以求出剩至令市井商旅動皆失業三則是般運不前往往是差雇稅戶多有騷擾復并置茶遞鋪般載支費衣糧及于成都路差廂兵貼般力役勞苦走竄求死其數甚衆四則是將轉運司合收稅錢作茶司收到數目申奏及郡縣長懼茶司事勢以稅錢爲息錢上下表裏敢肆欺誕五則是通判知縣簿尉監官計賣

茶息錢與牙子等均分。墮喪廉恥。六則是有茶及般茶郡縣。知州通判知縣。皆由茶司與運司奏明差注。其間差注好利少恩之人。貽害遠俗。七則是監發茶綱官員。并兼監知縣。推賞過厚。極爲濫溢。八則是私賣茶之人。并遞鋪轉送茶司。文字運限之法太重。細民相率枉陷深刑。九則是秦陝客商。皆不入川販茶。虧失沿路省稅。十則是增起陝西賣茶價直。遂使民間當此闕錢之際。更食貴茶。凡此十事。皆是臣熙寧十年論奏。後來浸生弊害。歲月愈久。爲患愈深。近者伏聞朝廷遣使入川。按察茶法。所有昔年三次奏狀。并今來條析利害。備錄繳連在前。

一 邛蜀彭漢綿雅洋等州。興元府三泉縣人戶。多以種茶爲生。有如五穀。自官權以來。重法拘制。不許私相交易。被官中抑勒等第。高稱低估。每斤只得半價。須至賤賣入官。亦有彼此侵害。情願斫伐茶苗。被捉送官。又更科罪。怨嗟無訴。已及十年。幸而屢歲豐熟。糧食頓賤。可以度日。間或歲歉物貴。茶價獨賤。則園戶大見失所。多有爲盜。久爲川蜀之害。

一 茶司每於秋成之際。收糴倉米。高估價錢。俵與茶戶。謂之茶本。不願糴者。例須支俵。假令米一石八百錢。卽作一貫文支俵。仍出息二分。計一貫二百。其買茶每斤直八十文。只折四十文。借端刻剝。大率類此。一 茶法許增息二分出賣。緣茶司違法。別作名目。收及五分以上。或加倍以來。只如雅州茶每斤三十文者。計一百文賣。二十文者。計三十四文賣。十八文者。計三十二文賣。乃是賤買園戶茶貨。過取

買人息錢。兩有侵損。〔原註〕有息錢。頭子。長引錢。稅錢。牙錢。打角錢。凡六等。

一名爲茶法。却販布并大寧鹽及陶器。并運解鹽入川。相兼收受。近更置博易茶場。買絲綿紬絹紗羅綾布金銀楮皮牋紙香藥米豆等。出息貨賣。仍許監官出外招誘。及遣牙子往諸縣編攔。其害過于市易。所買紗羅綾絹。多是監官一員。與牙子通同。作過剩支官錢。却將紗羅等運往陝西貨賣。別無積滯。難便敗露。〔原註〕天下市易。已蒙廢罷。惟有博易茶場。未蒙指揮。乃是西路偏受其禍。兼與成都府酒場典糯米一萬貫。每斗出息八文。過半年未贖。仍更出息二分。如此多端聚斂。豈是茶息歲收二百萬。欺罔朝廷。莫甚於此。

一川路險阻。般茶至陝西極難。始元豐初。撥成都路兵士數百人。貼補般運。不一二年死亡逃竄幾盡。茶司遂令和雇人夫。同共般載。州縣長其勢力。或和雇不行。則差稅戶往前。頗有賠費。洋州一處。因差夫般茶。最爲騷擾。

一未禁以前。陝西客旅。得解鹽并藥物等入川買茶。所過州縣。俱有一重稅錢。及至將茶出川。沿路又納過稅。以此稅課大段增羨。自茶法施行以後。商旅更不興販。所收稅錢絕少。〔原註〕熙寧七年。未禁茶法。與元府收七百四十萬。住稅每斤六文。歲收四萬七千貫。次年所收纔及一二萬。縱有各人。在官場販茶。往別州軍。雖明納稅錢。其錢逐處畏懼茶司勢力。及欲貪分息錢。往往將稅錢轉作茶息。以此稅課頗有虧減。其所得茶稅錢。亦不曾撥還轉運司。却滾作歲課聞奏。

一陝西之民食茶有定數。茶司爲貪羨。般運過多。出賣不盡。遂州有虧年額處。却於每斤上添起價。直務要歲課餘羨。往往亦配賣與人戶。乃是權茶之害。非獨在蜀。亦已流及秦陝。〔原註〕鳳州今歲賣茶。準茶司指揮。每斤添一文。一通判係按察之司。令佐皆在縣人之上。今來却計所賣茶貨。與牙子等均分息錢。虧損廉節。略無愧恥。一盜及二貫文徒一年。仍出賞錢五貫。今將錢八百文買茶四十斤者。〔原註〕每斤二十文。不幸被捉。亦徒一年。出賞錢三十貫。是販茶之罪。過于爲盜。于理不通。遞鋪文字。于外界軍機。或非常賊盜。日行四百里。馬遞日行三百里。遠二日徒一年。茶遞往來。並日行四百里。遠一日徒一年。立法太重。有損治體。一雅州名山縣監茶官。但發及一萬馱。卽轉一官。知縣亦減三年磨勘。且計綱發茶。殊非常事。冒濫頗爲僥倖。

一茶禁之害。日久日積。朝廷所得者。歲有一百萬緡。而失陷商稅。亦數十萬。今若推廣惠澤。罷去權利。許令通商。則百姓蕩無禁礙。商旅大段通行。秦陝客人。入川隨行物貨。已收一重稅錢。其買茶先收住稅。買茶又收過稅。則一歲之收。必數十萬貫。每馱直十貫者。收長引錢一貫文。不及馱者。計斤收錢。又須有數十萬貫。亦可充折茶司一歲之息。但責成都利州運司。令依律應副熙河。則百事簡便。公私兩得。惟稽留博馬茶若干萬馱。令鋪兵般運。重沿邊私販之禁。則于馬事。並無妨闕。而朝廷恩德。及民最深。

一若謂以茶博馬。川茶未可通商。緣李杞立法之初。只認四十萬貫。應副熙河。後來蒲宗閔等漸販布販鹽。添及六十萬貫。李稷陸師閔又增至一百萬貫。今則歲獻二百萬貫。亦只以四十萬貫應副熙河。且倚法刻民。亦可增至千萬。恭惟聖朝治道。日從仁厚。若指揮茶司。只得歲入一百萬貫。不須出剩。則茶官不敢過有培刻。仍不許俵米與有茶之家。若俵本錢。勿令出息。買則添原估。賣則減舊價。并已罷博易茶場。及諸般貨物。並不得收買。所有般載。盡差茶遞鋪。更不得差雇人戶。免令賠費。及罷官員均分息錢。仍令將茶稅錢撥還運司。稍減濫刑。漸抑重賞。嚴戒陝西州軍。不許添價配賣。如此則權茶之害。十分亦去四五。于博馬別無妨礙。

奏乞罷權名山等三處茶以廣德澤亦不闕備邊之費狀

臣伏見朝廷察知茶法。貽害數路。生靈受弊之深。特遣使者按視本末。意欲更張。與民休息。今黃廉遍詣諸郡及山場等處。尋究弊端。盡見其實。累具奏列。皆有條緒。蜀茶之害。十去七八。疲民延頸。日望弛禁。過於飢渴之待飲食。而朝廷尙遲遲未決者。蓋爲邊費巨萬。仰給於茶。慮或缺用。不敢遽然予奪。臣愚以爲持此說者。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陸師閔增歲課爲百萬貫。而又獻羨餘百萬貫者。豈皆茶息哉。蓋勇爲屠僧之事。扼民之喉。刮剔骨髓。攘奪百貨。公爲販易。其極至於典米豆。鬻物貨。惟增厚利。以欺朝廷爾。今日陛下忍爲此事乎。恭惟陛下深仁博愛。惠養萬物。惟恐一夫或失其所。必不忍爲此也。既不忍爲師閔

之事。則禁可以盡廢。利不可以過取。雖黃廉之說。猶未能盡副朝廷之意焉。故臣願少變其議。廣陛下之德澤。以慰人望。至於邊備。又豈敢闕而不計哉。且黃廉所以欲權名山油麻壩洋州三處者。猶利權買之賤。出息之多爾。然諸場不權。而此獨權。則民有幸不幸。權法猶在。則嚴刑濫賞。隨而復作。譬如治病不去根本。未可以言愈也。爲今之計。莫若稍高三處之直。如郡縣和糴米穀。民間交易之類。就彼和買。及其起綱運致。此於權法須費一倍。【原註】名山茶一駄。權買載脚至秦州。不滿十貫。而賣三十貫。以來或四十貫。今既和買。須添原價并脚錢。約及二十貫。以來至出賣。已有一倍之利。每歲約以五萬駄。應副熙河。仍設秦鳳涇原兩路賣茶之禁。並如黃廉之請。則自可得一百萬貫。以助邊計。以行博馬法。亦不闕少。又何必獨權三處。以貽斯民之憂乎。其他諸路。所入素薄。宜一切舍之。以與商旅。庶爲招來之漸也。又況蜀茶歲約三千萬斤。【原註】元豐七年二千九百一十四萬七千九百八十九斤。八年二千九百五十四萬八千九百一十四斤。除和買五百萬斤。入熙河外。尚有二千五百萬斤。皆屬商販。流轉三千里之內。所謂住稅翻稅過稅者。亦可得五十萬貫。【原註】舊例住稅每斤六文。客人買出翻稅每斤六文。兩項可得二十五萬貫。所過場務。遠者十處。近者三兩處。再遠者四五處。過稅每斤收二文。五場共計十文。又可得二十五萬貫。熙寧七年。興元府一處。收茶稅七百餘萬斤。計錢四萬二千餘貫。以此推之。其數必有餘。自權法之行。茶有牙稅脚息頭子籠索等錢。皆爲無名之斂。今既解去羅網。一切不問。第以一貫之茶。納長引錢百文。則人情簡便。必亦樂輸。又有十餘萬貫。【原註】川茶賣者每斤三十文。今總計爲五十文。凡二千五百萬斤。計一萬二千五百萬貫。乃得長引錢十二萬五千貫。仍于六十餘萬貫中。三分損一。以爲未必皆然之數。則四十萬貫。乃有其實。而茶商諸貨之稅。復在此外。總計其數。則邊防之費。粗可足用。三郡之茶。不必禁權。利害

愈明矣。

貼黃

臣今所奏皆據其實。蓋于民不擾。而有百四十萬貫之利。以助邊計。伏乞聖慈。採納施行。

奏乞罷京東河北路除放大方茶狀

臣訪聞京東河北路。往年將市易大方茶。搭算脚息。召人通抵產除請。限半年納錢。多是浮浪貪債之人。及不逞子弟。蒙昧尊屬。虛供抵當。除請出外。減價破賣。洎至限滿催錢。不免抑勒尊長認納。往往破薄資產。償還未足。後州縣賣茶官。更作饒限名目。再除一番。暗令填納舊欠。其何以堪。雖蒙朝廷寬恩。蠲放息錢外。尚有欠數。每縣約二三萬貫。去年又差官將此等現在茶。于兩路催促變賣。諸州至今不住。俵與屬縣賣茶。仍限半年送納本息。緣河北水患之後。生民無聊。京東亦有災傷去處。惟宜百計存恤。庶使安居。若更將上件茶除放與人。立限督斂。則民間愈見凋弊。況此茶積壓歲久。多有陳毀損壞。強民除請。豈不重困。伏望朝廷詳察。指揮轉運司。委官定驗。陳壞不堪者。並行毀棄外。餘即減定價直。分擘于自來貨賣得行處。召人以現錢收買。所費不爲兩路煩擾之弊。

貼黃

臣今奏請。蓋爲逐處賣茶。惟官務辦其職事。不卹困窮。積日累久。民力轉耗。須委署轉運司審詳措置。

伏乞採納施行。以廣德澤。若只令賣茶官相度。則無益於事。

奏乞權罷散青苗一年以寬民力狀

臣伏以青苗之法。始欲便民。行之既久。遂生弊害。蓋有司惟務增羨。以爲稱職。【原註】俵散多。則管勾官有食錢提舉官有陞陟

雖云出息不過二分。而節目頗多。督責愈峻。蓋有詭名冒請。賣勝子。散甲狀。支交子。折足錢。【原註】川中折爲足錢。民間只換得九百二三十文。除頭子錢。減尅升合量。收出剩。并書手保正。甲頭識認等事。費耗不一。或請時穀賤。

納時米貴。所出息數。約三四分。及至斂納。官有期限。吏有責罰。使者競爲風采。逼迫所部。郡縣主者。各懷畏恐。務於辦事。稽遲則追呼。差誤則取抄。枷錮笞箠。道路相望。雞犬牛羊。賤鬻於市。甚者做屋賣田。以償其欠。倉官受入。又增斗面。百端侵擾。難以悉數。朝廷雖切防察。終難盡除其弊。又況村落小民。市井游手。輩所請錢米。得卽用之。其于耕夫。少有資益。一旦督納。未免重困。大抵樂于請之易。苦于納之難。此皆遠近所同。上下通知。恭惟陛下。涖政之初。廣霑德澤。天下生聚。欣戴鼓舞。臣意伏乞聖慈。權罷散青苗一年。以寬民力。

貼黃

臣今所奏。只乞權罷散青苗一年。卽于戶部常平法別無違戾。若蒙俞允。伏乞早賜施行。蓋來年正月以後給散。是時或行下稽緩。則無益於事。

又

自青苗法行以來。民間出息供官。不可勝計。若權罷一年。則國家用度。未至闕乏。伏乞早賜施行。

淨德集卷四

奏狀

奏乞罷軍器冗作狀

臣伏謂古之明王講求治道以福天下者。凡不急之務。必先罷去。乃省事省官之一端也。國家自慶厯罷兵以來。武庫百備。廢壞幾盡。神宗皇帝以常德立武事。震耀威靈。治兵制器。憲度詳謹。內置軍器監。外創都作院。日程其功。月閱其課。戈矛弧矢。甲冑刀劍之具。皆極完具。等數之積。殆不勝計。苟有靈旗之伐。可足數十年之用。方朝廷弭戎息戍。以戢干櫜。矢爲意。兵械非今日之急務也。比嘗降詔。併爲兩坊。坊止三作。省去監督綜轄之員。揀放疲癯拙惰之匠。據所積材具。以漸造制。然至今兵匠尙以六千人爲額。兩坊額外亦四五百人。以一歲計之。爲口食米者凡四萬五千石。又緣內外廂軍。大率闕少。亦有廢事去處。若值工役急速。未免于民間差雇人夫。官有耗費。私有騷擾。臣愚欲乞減兵匠三分之一。罷監官四員。小作料次。責其日力。積之歲月。亦無所闕。却將所減之兵分填。添助諸處廂軍差使。候將來修制軍器。闕人。仍勾抽赴作。不惟省監官軍匠添給之費。抑亦助廂兵役使之勞。況今財利羨息之端。多蒙獨罷。如此等事。

雖于國家富有之體。未必爲害。亦宜裁損均節。以稱量入爲出之義。伏望聖慈。付有司相度施行。

請罷國子司業黃隱職任狀

臣竊以士之大患。在于隨時俯仰。而好惡不公。近則墮喪廉恥。遠則敗壞風俗。此禮義之罪人。治世之所不容也。太學者教化之淵源。所以風勸四方。而示之表則。一有不令。何以誨人。臣伏見國子司業黃隱。素寡學問。薄于操行。久任言責。殊無獻告。惟附會當時執政。苟安其位。及遷庠序。則又無以訓導諸生。措注語言。皆逐勢利。且經義之說。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注。既未全是。王氏之解。亦未必盡非。善學者審擇而已。何必是古非今。賤彼貴我。務求合於世哉。方安石之用事。其書立於學官。布於天下。則膚淺之士。莫不推尊信嚮。以爲介於孔孟。及其去位而死。則遂從而詆毀之。以爲無足可考。蓋未嘗聞道而燭理不明故也。隱亦能誦記安石新義。推尊而信嚮之久矣。一旦聞朝廷欲議科舉。以救學者浮薄不根之弊。則諷諭其太學諸生。凡程試文字。不可復從王氏新說。或引用者。類多黜降。何取舍之不一哉。諸生有聞安石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輒形忿怒。將繩以率斂之法。此尤可鄙也。夫所謂師弟子者。于禮有心喪。古人或爲其師解官行服。與負土成墳者。前史書以爲美。後世仰以爲高。此固不論其學之是非。而特貴其風誼爾。昔彭越以大惡夷三族。詔捕收視者。纒布一勇士。敢祠而哭之。漢祖猶怒而不殺。班固亦以爲能知所處。蓋氣節之可尚也。今安石之罪。雖暴於天下。推其師弟子之分。則亦不可

輒廢而諸生之設齋致奠。又非彭越欒布之比。隱何必忿怒而遽欲繩之。以法乎。抑可見其不知義也。向者有司欲復聲律。朝廷方下其事。集羣臣而議之。隱乃不詳本末。奉爲定令。揭榜學舍。謂朝廷已復詩賦。使學者知委。傳播四方。人皆疑惑。此又見其躁妄趨時之甚也。夫道德所出之地。長育多士。而庶幾成材。乃以斯人爲之貳。則何以養廉恥厚風俗哉。伏請早行罷黜。以示勸戒。無使邪儉之士。久累教化之職。

奉使回奏十事狀

臣竊見昔年瀘州乞弟入寇。始因求索一髦牛骨價。事至毫末。而邊吏貪功覬賞。擅行殺戮。以至敗軍覆將。騷動一方。上煩朝廷。兩次命師西討。調發數萬。公私之費。其數不貲。兩蜀瘡痍。今未完復。初林廣統領大兵。深入巢穴。及到乞弟住坐之處。止有茅屋數間。賊亦遁去。竟不能獲。乃是以天地之力。與螻蟻計較。毫釐以生民膏血。棄如糞土爾。此朝廷固未詳知也。其後以王光祖爲瀘南安撫。意欲生致賊酋。光祖怙權作威。肆其殘虐。蕃漢被害。怨淪骨髓。經營數年。亦無所得。此朝廷亦未詳知也。今瀘州內外。屯兵萬餘。作爲聲勢。欲致此賊。其策亦疎矣。夫欲致賊而不匿其形。賊不可得。且萬兵之費。饋運日勞。雖無寇至。坐耗民力。臣愚以爲乞弟之存亡。違順。不足上煩朝慮。宜一切置而不問。惟徙重兵歸內郡。以省橫費。戒邊臣守疆場。示不必取之意。要以歲月。當有成效。

貼黃

今春瀘南傳乞弟已死。又云相次投降。乃是招安將領輩妄爲之辭。以要小利。皆不足信。惟宜置而不問。

又

瀘州極邊支移稅賦。往彼送納。米一斗爲錢三百文。草一束一百文。民力之耗可知矣。

臣伏見熙寧中。朝旨下兪充。按視成都路接近蠻夷州軍寨。充乞修築雅州城。所計工料萬數浩瀚。續准密院批狀。候漢眉州永康軍修城了日修築。近聞本州申轉運司。以爲于事無益。乞行寢罷。臣體問得雅州自建置以來。只以木爲寨柵。蓋州城北據大江之岸。秋夏水溢。衝浸木柵。或修城牆。卽遭水患。尤易摧塌。其南據山。山石險阻。難爲板築。東西兩邊地勢稍平。可以興工。又緣土疎沙潤。經雨卽壞。暫成復毀。其勢必然。所計工料人夫。數目極廣。雅州地瘠民貧。豈有餘力。可以具辦。不免於戶上科定。及近裏州縣置買應副。若城壁堅完。已見騷動。況此理勢不可修築。乞下鈐轄轉運提刑司相度寢罷。庶使公家無橫費之害。遠民免勞役之苦。只乞修完木柵。自可防虞。惟朝廷留意幸甚。

貼黃

兵夫凡六十餘萬。竹木磚石之類。凡二百三十餘萬。

又

近歲茂州亦因修築致夷人疑惑結集爲寇遠方邊郡豈可率爾生事。

臣伏見川路近年賦斂失當民力彫弊其事在於科折不得其平聚斂之臣恣爲掎克皆轉運司不任其責故也一路田稅雖名物不同大率錢米爲多以錢十文折綿一兩以三百文折絹一疋天下稅額之重莫過於此既著爲令不可改易至於米豆逐料科折不一或折絲絹或折紬布或納估錢先期拋下所折之物指稱本州以起納之月上旬價值科折縣令之職謂之親民民事之大莫若賦稅而不得與焉或郡守有愛民之心不附會轉運司厚斂之意估價既平公私自便稍異於此又將何訴蜀中比年米穀極賤而估價太高所折絹布則估價大賤有以米石二三斗折絹一疋者米一石直七八百文絹一疋乃爲錢千四五百遠民重困良以此也朝廷若因臣僚論奏下轉運司分析不過謂折納有著令估值在諸州既能殘民又且追責小人刻剝何所不爲生靈削股亦當深恤臣欲乞今後兩稅及官租斛斗若不納正色須至科折仰轉運司先次指揮州縣以某色斛斗折某色物帛逐縣各於起納之月上旬估定實直申州知州通判看詳所申子細體問重行估定申轉運司仍採訪覺察如無偏重方許折納若不得其實侵損官私轉運司及本州官吏一等科罪如此則朝廷寬恤之惠天下安集之望莫此爲大。臣嘗聞仁宗皇祐中京西路科折太重諫官極言其事仁皇嘉納轉運使蘇舜元得罪祖宗仁政自可取法惟聖明裁斷下修敕所先次立法施行。

貼黃

賦稅科折不得其平。則生民受弊。乃王政之急務。切慮諸路亦有如此。伏乞早賜指揮。

臣伏見成都路轉運司。逐年下六州軍買官布七十萬匹。于十一月支錢。至次年六七月收納。並係上三等稅戶名下。均定收買。因其田稅多寡。而科所賣之數。名雖和買。實則配率。行之已久。習以爲常。元豐以前。每匹支錢四百五十文。或四百文。不致刻剝。人尙樂輸。至元豐元年。轉運判官王宗望。曉諭州縣。各令減價。其間官吏迎奉風旨。損直太過。蜀中近歲。雖錢重物輕。惟布價獨不甚賤。蓋官中須索如此之多。地利人力。所出有限。故也。近歲逐處所支。每匹纔二百九十文。而民間輸納。乃五六百文。郡縣每月所申。實直每匹不下四百五十。案據具在。可以考驗。豈于和買。獨減價錢。民力供輸。尤爲不易。乞下轉運司。今後勘會實直。添支價錢。庶得遠方農民。蒙被德澤。

貼黃

今年夏稅。畸零布。轉運司並令納估錢。每匹四百二十文足。及至和買。只支二百九十文。顯見侵損稅戶。

臣伏見成都府每年上供錦帛。原係預倭絲花。與百姓織造。往往有貧下機戶。已請錢物破用。及其催納。不免騷擾。至元豐六年。奏創上供機院。令軍匠八十人。織大料細法錦透背鹿胎。共七百三十餘匹。其小

料綾綺易造之物。一千三百餘匹。仍舊俵在民間。後因內臣郝隨齎到御前劄子。添造緊絲等機法。十五色。本府又奏差監官一員。招軍匠三百人。并將小料易造之物一千三百餘匹。亦在院織造。既招軍未足。遂雇百姓助工。日逐勾集三四百人。雖支工價。尙有虧損。雖定日限。仍更督促。或無故拘留累日。或每匹又出罰錢。歲月爲常。殊無休已。細民失業。不勝其勞。昨已准聖旨。罷織新樣緊絲等一十五色。至今猶有監官一員。并軍匠一百七十餘人。費耗甚多。仍更日役百姓。頗見煩擾。臣欲乞將易造之物一千三百餘匹。仍令民間織作。減罷監官。其軍匠止八十人。惟造大料錦。自不闕事。卽不許勾集百姓。匪惟裁節冗費。寬假貧民。抑亦防異日作爲淫巧之弊。并漢州綾戶造官綾。向因知州席汝明性好刻剝。逐年減絲數工錢。以致人戶積欠。綾四千餘匹。刑筮監鋼。乃至家業併盡。償納未足。現今拘管在綾務織作。剋除。臣詳此弊。蓋因官司減物料工直。方致拖欠。亦合依赦蠲放。伏請下所屬施行。仍乞依席汝明未減以前絲工織造。

臣聞日蹙國百里。非治世之事也。昔光武中興。因王莽之亂。戶口彫耗。乃併縣邑。唐元和中。以天寶至德衰殘之後。李吉甫欲省郡縣。而議卒不行。蓋建置之始。或以版籍之蕃庶。或以訟訴之浩穰。或以防寇盜之變。或以示形勢之重。皆有意謂。不徒置也。免役法行。提舉司多廢州縣。蓋利於減罷公人。而所收役錢。多有寬剩。未始有以民事爲念也。旣而神宗皇帝。知其未可。旋亦興復。如滑州及偃師汜水縣皆是也。今

年二月詔下諸路已廢州縣相度復置成都路亦嘗申請復永康軍及籍縣至於成都之犀浦綿州之西昌皆可興復乃有異議伏緣成都府界四境之土相距皆百二三十里之遠昔爲十縣縣之主戶各二三萬家而客戶數倍焉征賦錯出訟訴叢委昔年議廢犀浦止以介於成都郫縣之間東西五六十里由是四分其地隸於成都郫縣溫江新繁至有一家之產割裂而屬四縣推之人情自己厭苦而南自溫江北至新繁乃八十里之遠中間居民稠重去縣既遠盜賊嘯聚竊攘劫奪屢常有之昔未廢縣不至如此又犀浦田稅比四邑爲重今既差役必以等第而等第高下視稅色之多少則犀浦之上戶當四邑之中民力役既同則犀浦役重此人情之願復也以地理攷之成都府永康軍彭漢邛蜀眉州皆平川之地止三百餘里之中而爲州七爲縣三十四中間未有相去八十里而無一縣者此事理之可復也前代創建豈偶然哉又如綿州之西昌分隸巴西神泉龍安之三邑道里之遠各七八十里輸稅訟訴今又復差役皆不爲便其甚者縣之數里之內三處渠堰逐年修治蓄水溉田無慮三萬畝昔時本縣官員當工役之日親往檢視堰功乃集廢縣之後別縣相去遼遠不復前來監修以致工料或虧水利不時人被其害兩縣百姓屢已申訴堅乞興復利害明白而監司所見各異不爲申請乞賜指揮下不干礙官司相度施行

貼黃

熙寧四年欲廢犀浦鈐轄司相度以爲不可其後提舉司再奏乃廢以此可見廢之未當也

又

陵井監百姓亦乞復貴平縣監司未許。乞一并相度施行。

臣伏見興州濟衆監自興置以來歲鑄錢六萬二千貫。至嘉祐三年減半鼓鑄。其所用生鐵並在衙前酒場和買。每斤支十四文。雖有賠費。緣酒場利息稍豐。未見破產。自賣酒場後以來。本州勸誘煉鐵之家。通抵產預借。錢每斤支三十文。彼時山林不遠。可以就便置爐煉鐵。應副足用。續又以銀絹折支。漸虧實價。至元豐三年。頓添四萬九千貫。以三萬貫借充茶本。四年又添二萬貫。每歲共鑄十萬貫文。其鐵每斤又減六文。其鑪戶爲累年採礦。頗多土窟深惡。并林箐踈淺。燒炭漸稀。倍有勞費。兼數遭大水。漂壞冶竈。破蕩抵產。逃避亦多。現今本州與三泉西縣鑪戶。拖欠額鐵四百餘萬斤。禁錮箠楚。曾無虛日。緣地產有限。民力甚困。每歲鼓鑄不已。雖百計督責。愈有逋負。況今來已蒙朝旨更張茶法。則本錢三萬貫。更不須借。自可歲減錢額。仍乞下本路相度。量減料例。鑄六萬二千貫。庶使數郡之民。不爲錢鐵所壞。稍得休息。卽於本路支用。亦無闕乏。

貼黃

臣又聞知興州陳鵬。曾具利害陳奏。乞鑄減輕錢。歲可減錢鐵四十餘萬斤。民間深以爲便。蓋現今行用鐵錢頗重。若稍裁損。卽輕省易爲齎操往來。公私兩便。伏乞檢會施行。

臣訪聞前蔡濛任成都路轉運判官日。不與本司共議。因公事出巡邛州。一面將鑪戶杜中林。中所有官鐵。累次減下價直。仍別作一項。椿留所減錢貫。意欲以爲勞效。及致杜中林中等各家。節次敗闕。現欠官錢。蔡濛并將郭舜良等兩稅地內。創造鑪竈。買鑪鍊鐵去處。作坑冶發露。召人實封投狀承買。各鑪戶等莫不冤之。遠方疲俗。因而重困。伏乞下本路轉運司審詳改正施行。

臣伏見陵井監嘉州等處人戶。久來開鑿鹽井。謂之卓筒。蓋鹽泉所在。皆山溪間。鑿地十數丈。以竹隔水。故也。官爲比權。月納課利。助一路之費。蓋亦不少。始嘉祐中。轉運司奏請。今後更不許卓筒。非爲其僞濫也。止以鑿井既衆。射破蒲江官井鹽價。然已開鑿者。亦存而不廢。至熙寧九年。轉運判官段介。又奏。請閉塞本路及梓州路卓筒鹽井。一爲欲蒲江官賣貴鹽。二爲欲與販大寧鹽解鹽入川。高價出賣。多取羨息。苟求恩賞。是時梓州路轉運司以爲年計所賴。固執不可。惟成都路盡行閉塞。煎井之家。由是失業。近歲爲有熙寧五年六月十四日中書劄子。許開鹽井。除卓筒井不許與開。向之井戶。各經所屬陳狀。乞開大井。但砌井面。其下亦須卓筒。并研等縣。無慮百五十所。逐年出納銀絹。及五萬數。其始避卓筒之名。方得開鑿。既而有違法之實。深自恐畏。浮浪游手。州縣胥吏。日有陵脅。未嘗寧居。臣竊課卓筒與大井煎鹽及所納課利。其實不異。而卓筒獨爲礙法。理有未安。欲乞下轉運司相度嘉州陵井監。今日以前鹽井。一依梓州一路鹽井。敕條指揮。其熙寧五年六月十四日中書劄子。卓筒不許與開。亦乞刪去。卽於

公私實爲兩便。又訪聞成都路鹽井先差官比權。後轉運司指揮本州更勾追開井戶。于所權額外增添歲課。多有破敗。欲乞指揮轉運司勘會。自額外添起課利。盡與除放。免致三二千家。因此流殍。爲太平之累。

貼黃

蒲江鹽昨准朝旨減價。易爲出賣。近又黃廉奏乞減井額。貨法已通。今若許復卓筒井。則於蒲江鹽委無妨礙。

臣伏見興州青陽鎮銅錫場。舊屬本路運司。就差青陽監程官兼管。向因李憲申請。撥隸熙河經制司。及自奏舉監官。今屬陝西運司。本場逐年支官本一萬貫以來。收買銅錫。應副通遠軍鑄錢。自熙寧七年至今。發過一百六萬餘斤。其監官有食錢。有驛料。有公庫。供給有役人四名。並係雇募。有兵士七人。歲費共約二千緡。所買銅錫不多。而所費不少。又利州路官局隸屬陝西運司。名亦不正。方裁節浮濫之時。臣欲乞仍舊令興州青陽鎮監程官兼管。亦可以稍減冗費。

淨德集卷五

奏狀

奏乞罷開樂宴狀

臣伏聞國朝故事。祥禫既除。有開樂一宴。近來中外喧傳。謂已擇日排辦。日夕必行此禮。臣愚竊疑之。蓋自春徂夏。早曠爲災。陛下憂勞恐懼。避殿減膳。精誠祈禱。夙夜不遑。以至過自貶損。權罷受冊。務答天心。以冀亨嘉之應。此乃曠古未有之德。天下幸甚。今羣臣屢拜封章。乞從禮聽樂。陛下報詔未蒙允許。乃未有開宴之期。而中外相傳。皆謂宴在旦夕。似于事體未便。伏乞宣諭有司。一就坤成節賜宴。則于禮文亦非簡疎。內可以隆二聖慈孝之德。外可以稱上帝眷佑之意。

貼黃

臣又聞英宗朝八月將宴後苑。劉庠言去日食近。非畏天之意。特爲罷之。神宗朝四月將宴富弼以災異爲言。亦蒙嘉納。今早曠之沴。雖已消弭。而天道尤宜欽畏。願陛下無災而懼。爲德天下。幸甚。

奏乞蠲放開封諸縣熙寧中殘欠常平錢狀

臣訪聞開封府諸縣人戶自熙寧五六年後累欠常平錢等至今凡十二三料。經涉十六七年計所出息已過鉅萬。緣逐處貧下之家見今猶有殘欠。官中不住督斂。或父祖已亡。勒子孫填還。或無戶可催。責干繫人代納。或經災傷。委實貧乏。多者不滿千錢。少者纔過一二百。而追呼監靠。動有騷擾。昨來雖蒙降赦。指揮分作六料。逐歲送納。仁恤之意。極爲寬厚。然歲月深遠。無可催理者。終是有此疾苦。未沾聖澤。臣愚伏謂王治之體。惠中國以綏四方。德教之流。先京師而後諸夏。畿內之民。尤宜安養。諸路所欠。多自隨料。次催納。無如府界累經倚閣。積累十餘年。猶有少欠。伏望聖慈。特賞指揮府界諸縣。自熙寧五年後有人戶殘欠常平。現勒子孫填還。或干繫人代納。及昨經災傷第四等以下等現欠者。並與蠲放。庶使德惠實及困窮。

貼黃

赦文雖許展限。年月送納。諸縣未免將積欠之數。分作六料催理。數目雖不多。而煩擾甚衆。莫若特賜蠲免。

又

昨赦文市易錢二百貫以下。並得除放。今來殘欠青苗錢。多者每戶不滿百貫。累歲倚閣。莫非貧乏之家。卻將催納重輕之理。顯見未均。如蒙探察。特與除放。則惠澤實及農民。方當新陳未接之際。早賜指

揮極爲厚幸。

辭免起居舍人狀

右臣準閣門告除臣起居舍人。伏以柱下之官。記人主言動。備一代典章。傳信後世。惟博學多聞。習知史法之士。可稱其職。如臣衰陋。材不足用。安敢冒據。以速罪戾。仰祈睿明。慎惜名器。特寢誤恩。庶允公論。所有告命。未敢祇受。

奏乞罷郭茂恂工部郎中狀

臣去年三月中。曾彈奏郭茂恂前任陝西監牧日。枷禁無罪婦人阿黨等。令賠錢雇女使。及在秦州永興軍。皆有不檢之迹。醜聲流播。道路喧聞。不可爲省郎。并相度監牧。蒙朝廷採納。臣言罷茂恂庫部郎中。更不遣經畫牧地。仍除軍器少監。當時士大夫謂朝廷旣知茂恂猥惡如此。而尙不許補外者。蓋執政以親舊之愛。曲爲庇護。姑且處之京局。俟人言稍息。必復進用。今日果如所料。乃以茂恂任工部郎中。詔命旣傳。頗駭羣聽。且進善退惡者。天下之公議。信賞必罰者。人主之大權。貪廉旣稟於天資。安有昔汙而今潔。陸黜動關於國體。豈可前是而後非。儻從輔弼之主張。必誤朝廷之任使。伏願陛下深明本末。洞察公私。特罷恩除。庶清郎選。

貼黃

沈茂恂領軍器監以來。仍更違法冒請製造神御帳興工下手節料了畢等錢。貪猥之行。久而不革。臣已嘗彈奏。伏請論罪如律。豈可因其有過。又復遷官。

奏乞進擢奉議郎杜敏求狀

臣嘗被旨遠使。詢察官吏之能否。得善不薦。有愧於心。臣伏見奉議郎監成都府商稅杜敏求。治身知義。爲學知本。從政知體。良材嘉器。可用於朝。恭惟陛下虛心求賢。尤善任使。如敏求者。伏請進擢。以觀報效。

奏舉任伯雨充學官狀

臣先准朝旨。舉內外學官二人。臣已奉詔舉果州團練推官知成都府新都縣李由頤充學官。其人雖蒙朝旨。差充河中府教授。原不曾赴任。已差充鄜延路經略司勾當公事訖。臣後來別未曾舉官。今伏見前施州清江縣主簿任伯雨。素有文行。今保舉充學官任使。

貼黃

臣伏見兵部侍郎趙彥若。昨奏舉周純充重法地分知縣。其周純爲少得闕次。情願不就。近趙彥若再舉溫俊民充重法地分知縣。已蒙吏部施行。有此體例。伏乞照會。

奏乞察小人邪妄之言狀

臣竊謂人君深居九重。尊高如天。雖有聖智。亦未能周知天下之事。必以納諫爲先。既能納諫。則臣子可

盡下情以陳治亂之要。今陛下聽政之初，臣備位侍從，朝廷之事得以論思，敢竭愚鄙，少報萬分之一。願陛下特加省覽，伏以太皇太后保佑聖躬。于今九年，垂簾聽政，天下治安，一旦棄四海之養，凡在臣庶，痛心泣血，無所逮及。方其得疾之初，陛下憂形于色，躬侍藥食，衣不解帶，告于天地社稷，禱于宗廟山川，薄刑赦罪，釋逋輕賦，凡可以祈福禳災之事，講求備至。及其疾勢大漸，則召高族子弟入于禁中，丁寧撫慰，有安心免憂之言。既以大殮，內侍有需索酒食者，禮部臣僚謂方當哀毀，不可爲閭閻鄙俚之事，恐累聖德。陛下卽從批奏，遂罷其請。繼有手詔稱揚太皇太后臨朝累年，抑損外戚，未嘗假借，無以報稱盛德。議于高族子弟推恩，又慮諸處應奉山陵，過有勞費，遂合降詔有司，並須遵依遺詔指揮，遠近臣子聞此等事，無不感嘆，皆謂太皇太后于陛下有天地之功，于社稷有萬世之力。陛下深知本末，尊而報之一言一事，不敢違戾。太皇太后之意，上合天心，足以享萬壽，下副人望，足以保四海，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然臣于此時以無可疑而爲疑，以不必言而爲言，則其罪不勝誅矣。所恃者陛下仁而好諫，明而察物，必能赦臣私憂過計之罪爾。蓋自太皇太后垂簾以來，屏黜凶邪，裁抑僥倖，橫恩濫賞，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無怨憾。萬一或有姦邪不正之言，上惑聖聽，謂太皇太后斥逐舊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親萬幾，則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之端，安危之機，君子小人消長之兆，在陛下察與不察也。辨與不辨也。陛下察其是非，辨其邪正，使非不敢勝是，邪不能害正，則君子進，小人退，天下治而安矣。昔元祐之初，臣任臺

官嘗因奏事簾前。恭聞德音。宣諭云。朝廷政事。若果於民有害。卽當更改。其他不繫利害者。亦不須改。每改一事。必說與太后。恐外人不知。臣深思此語。則太皇太后凡有更改。固非出于私意。蓋不得已而後改也。至如章惇悖慢無禮。呂惠卿姦回害物。蔡確謗毀大不敬。李定不持母喪。張誠一盜父墓中物。宋用臣掎斂過當。李憲王中正邀功生邊事。皆事積惡盈。罪不容誅。若敗露于先帝之朝。必須不免竄逐。若暴揚于陛下之手。亦合正以典刑。此而言。則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欲生民之便。所逐之臣。盡是天下之惡。豈可以爲非乎。恭惟陛下聰明聖智。出於天縱。是非邪正。進退可否。必已了然于心。豈待人言而後辨。臣乃不避斧鉞之譴。喋喋以告陛下者。亦嫠婦不恤緯而憂宗周之意也。夫嫠婦以組織爲事。惟經緯是恤。今乃不恤其緯。而以周亡爲憂。固可怪矣。愚者千慮。亦有一得。狂夫之言。明主擇焉。臣又聞昔者明肅太后稱制之日。多以私恩徧及親黨。聽斷庶務。或致過差。及至仁宗皇帝親政之初。臣下遂有希合上意。言其闕失。仁宗察見情僞。降詔止絕。其略曰。明肅太后夙承先顧。保佑冲人。勤約之風。化流四海。或號令之所出。或聽斷之從宜。蓋機務之實繁。雖旰食而無暇。賞善罰惡。惟命令之已行。革故鼎新。非孝思之所至。易月方臨于庶政。虛懷覲納于讜言。其有罔識遠圖。靡循理體。達于聞聽。姑務矜容。多形瑣碎之言。復有迎合之意。宜申誠勵。以警姦回。應明肅太后垂簾日。所行詔命。已經施行。過諸般公事。輒不得更有上言。于是天下之人。皆謂仁宗深念社稷之功。能全子母之愛。聖德廣大。超越今古。載在史冊。垂範後世。陛下

所宜法而行之。臣愚竊謂明肅太后之政時有過闕。仁宗念其保護尙降詔書。不容小人輒有議論。而況太皇太后垂簾九年。所行之政皆已便民。所逐之臣各已當罪。無可擬議。萬一小人狂妄獻言。豈可容哉。豈可信哉。願陛下明示黜罰。杜塞其端。以副天下之望。以隆宗社之福。

乞別給致仕敕狀

右臣任受上件差遣。于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十七日到任。爲年及七十五歲。齒髮衰暮。竊慮職事曠廢。尋于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十二日。據梓州進奏官鄭永通狀。申稱正月二十六日。遞到臣陳乞致仕奏狀。于當日投進。訖二十七日。計會收取到許本官依前集賢殿修撰致仕敕。于二十七日申時發達字號人馬遞前去。臣契勘上件致仕敕命馬遞條限。日行三百里。梓州至京三千六百里。計程合在二月初十日遞到梓州。今來已經三十日。尙未見到。緣都進奏院自正月二十八日以後。至二月二十五日發來馬遞皮角。計十七件。並已先次到州。惟是臣致仕敕牒未到。臣屢差人自本州以去。至鳳翔府沿路根究前件。今正月二十七日達字號遞角。委是未見轉送前來。竊慮在路沈失。念臣衰病累年。勉強不行。方具奏聞。陳乞致仕。已蒙聖恩俞允。許臣守本官致仕。出給敕命。兼已蒙差新官朝奉大夫李仲知梓州填現闕。本官現已取索接人非久到任。臣尙未受到致仕敕命。離任未得。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狀。別降致仕敕命。付臣照會。以憑離任。

劄子

辭免殿中侍御史劄子

臣今月二十一日。準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殿中侍御史者。聞命震悸。不知所爲。竊以副端之與丞雜。雖輕重不倫。而任責略等。非材識兼茂。望臨一時。何以稱選。矧時多艱。厥任尤重。如臣樸陋之學。豈能有行。衰遲之蹤。無所可用。賜還舊列。曾未踰時。無補秋毫。方圖巧罷。遽蒙擢序。大懼無以仰副睿明耳目之寄。欲望聖慈。追寢新命。

上殿劄子

臣昨準朝旨。往成都路計度轉運司。諭以更改差役大意。同共定議。見得本路人戶貧富等第。高下不均。蓋諸縣大半以稅錢多少。立爲戶等。有自一貫至於十貫以上。或自五貫至五十貫以上。並爲第一等。若各差一役。皆三二年一替。則富者常幸。貧者常不幸。又緣中等人戶絕少。除官戶單丁女戶寺觀外。一縣之役。有差一兩番不足處。況役人數目。已依熙寧後來裁定。雖更減省。今來若不頻差上戶。則無以寬中下之家。須相度立法。其戶多處。以十二年戶少處。以九年爲率。分作三次。總計合役之數。均勻定差。謂如有一貫稅錢。于九年或十二年中。合差役一次。則二貫以上者。差兩次。逐次各一人。三貫以上者。差三次。逐次各一人。其稅錢轉多。則又增所差之役。于九年或十二年之內。三次差役。共不過五六人。

【原註】謂逐次各差

兩入卽非併。差五六人也。仍令私自雇人祇應。其一貫以下。等第漸低。只差縣役一年。又其次者。差戶長或渡子半年。所有第四等往。往更不應役。第五等則並不差充。大約如此風俗。以爲稍平。外餘衙前。皆悉招募。以坊場錢。酬支重難。及出賣坊場。只據現今第四界。直令管押綱運了當。人指占承買。更不實封。投狀並在本路役帳。畫一開說。差官齋赴闕。訖伏乞降臣此奏。付詳定役法所照會。候本路文字到日。相度可否施行。

貼黃

臣又聞近降朝旨。出等戶更不差役。只令減半出免錢。則諸縣合役之戶轉少。須至差上等人戶兼一兩役。所貴少寬中下之家。

又上殿劄子

臣奉使遠方。察知民間疾苦。及官政未安。凡一十事。已嘗呈奏。其一乞減瀘州兵戍。不示賊以形。且省饋運之勞。其二乞不築雅州城。以節橫費。免於遠方生事。其三乞立科折條約。使轉運司與州縣同任其責。以戒重斂。其四乞添和買布價。以寬民力。其五乞減成都機院小料綾綺。罷監官。免勾百姓助工。【案】此下有脫文。其七乞興州濟衆監鑄減輕錢。庶使疲民不爲鑪冶所困。其八乞詳審改正蔡濛所減鐵價。并所奪人鐵鑪。其九乞開卓筒鹽井。以濟困窮。賴其課入。可助本路之用。其十乞罷興州青陽鎮銅錫場監官。以減冗濫。凡此十者。或陳一道之利害。或指一郡之休戚。或議一邑。或言一官。以朝廷視之。乃細碎毫末。不足

上裨國論。以遠方望之。則皆切近人情。最爲急務。仰惟聖治。願賜採納。

奉使至河北劄子

臣將命出疆。與聞使事。既見遼人往還之際。事體小有未便。不敢隱默。今具大槩。以浼天聽。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臣經由河北州軍。訪聞近有朝旨。爲據坤成節接伴所相度裁減。人使經過處。穴占兵士數目過多。將來祇應恐有闕事。官吏多以爲憂。只如邢州一千二百三人。其他州郡。若以邢州爲率。例皆裁減。深恐臨時誤闕。臣竊謂朝廷懷接遼人。恩禮優厚。務存國體。必不計較毫末之費。自來遼人經過州郡。雖有穴占人兵。一則是州縣上下。務要供應了畢。不令闕事。二則是小人羣集。希覬數日酒食。積習成弊。勢難盡革。今若便依坤成節接伴所定。到人數施行。臣恐未能盡去僥倖之弊。卻有供應闕誤之過。蓋異域之人。既至中國。不可繩以文法。或沿路收買物色。行李重大。所差之人。津般不足。未免須要添差人兵。或道塗雨雪。泥潦大寒。役兵逃走死亡。折傷疾病。別無餘剩人數。應急補填。亦致留滯。以此逐處。須至各差準備人兵。亦未爲過當。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下河北路州軍。于舊例差兵士。應副遼人往來數內。十分量減二分。所貴不至闕誤生事。

貼黃

臣又聞昨來坤成節。遼人北歸。沿路爲雨水所阻。每車一乘。差四五十人。牛驢二三十頭。方牽拽得行。

以此推之。豈可過減人兵。緣今來賀興龍節人使。相次入界。伏乞早降指揮。

奉使契丹回上殿劄子

臣竊見河朔州郡。密接北疆。過雄州三十里。便爲境外。然地勢平坦。絕無險阻。控扼去處。雖州郡修完城壘。訓練兵屯。以備緩急。若萬一有烽燧之警。終是易爲衝把。惟塘水一事。極可禦寇。蓋自淳化中。知雄州何承矩。相度地形。衆流所會。開爲塘泊。上自順安軍。至雄州。莫州。霸州。保定。信安。乾寧軍。及滄州。凡八州軍地分。東西長六百餘里。南北闊至二十餘里。狹亦七八里。周回二千餘里。深亦有數丈處。沿隄各置寨鋪。守把比之據高設險。則用力最省。爲備最大。謂宜常切開廣愛護。勿令小有侵損。壅塞。乃邊防之要務也。自近年以來。許人于高仰水不到處。種蒔。漸次冒佃。官中因而打量界至。立定租課。其逐處所取。已及四五十餘頃。每歲所入。止有三千四百五十餘石。竊慮歲月寢久。侵佃漸多。于邊防之計。頗爲闕失。雖北人通好多年。務守盟約。百事恭順。然敵情難測。不可一日不講其備。伏望聖明。特降睿旨。下河北安撫轉運屯田司。密切指揮。應係塘泊。今後不得更令人戶以高仰爲名。妄有指射侵占。如所出租課稍重。許令退佃。以廣塘水之利。庶幾邊防。不致誤闕。

又奉使契丹回上殿劄子

臣奉使過燕京。見數回紇立於道傍。指郝惟立而言。卻是郝使來。蓋惟立嘗押伴拂菻諸蠻。所以有識認。

者。又過中京。見數回紇。臣問蕭爽。回紇來此。是進奉。或是買賣。爽云。回紇有數州屬本朝。常來進奉。亦非時常來買賣。臣竊思之。回紇既有數州隸屬北界。常至彼處買奉不缺。則往來之迹不疎。一日見中國使人。便能識認。若爲北人所遣。令至本朝。以進奉爲名。探問事意。或與北人混雜而至。同爲姦僞。或有小人。因緣爲姦。別致漏露。安可不防。緣回紇至本朝。雖差押伴臣僚。其關防出入及買賣諸物。切慮法禁未至。周備。臣愚伏望特降指揮。別立條約。密加檢察。

淨德集卷六

表

辭免殿中侍御史表

【原註】元祐元年閏二月

官有其責。實繫紀綱。材非所長。徒累名器。方睿明之善繼。惟聽納之處先。宜任忠純。以司獻替。如臣者。生而孤遠。學則迂疎。不通治道之本原。安能論政。未熟朝廷之典故。何以繩愆。願回拔擢之恩。慎委端良之士。庶使言能適用。官不備員。聖君有得于謀猷。愚者獲安于分守。所有告命。未敢祇受。

辭免左司諫表

【原註】元祐二年六月

官以序遷。人非實稱。況七臣之所責。豈一介之可勝。敢瀝愚衷。願還寵命。伏念臣學未能造道。材不足適時。向自郎曹。擢居言路。徒更歲月。何補涓埃。立仗在廷。尚緩黜幽之典。伏蒲獻說。愈懷竊位之羞。匪惟清議之莫容。抑恐孤忠之易隕。仰祈睿鑒。特寢誤恩。所有告命。未敢祇受。

進郊祀禮成詩表

臣聞承天莫重於郊。蓋求端而報本。惟聖爲能享帝。務薦德以交神。共慶昌期。備熙能事。恭惟皇帝陛下。

道該元化。運席重熙。勤色養於三宮。動遵慈訓。格歡心於萬國。肇舉嚴禋。參求今古之宜。倣用祖宗之憲。具陳百禮。並報兩儀。丕承稷簡之休。大布生成之澤。湯仁解網。周俗虛囹。遠之侯甸。要荒盡驅。躋於壽域。小則蟲魚草木。亦茂遂於恩波。臣叨侍清光。親逢盛觀。聽圓丘降神之樂。均有虔誠。續昊天成命之歌。愧無善頌。謹吟成郊祀禮成詩一首三十韻。奉表投進以聞。

謝梓州路轉運副使表

臣伏奉告命。差權梓州路計度轉運副使。兼本路勸農使。臣已於今月二十五日到任者。京右輸將。轉引嫌而願避。坤維刺舉。復申命以遣行。疊被寵靈。徒知感懼。伏念臣寒鄉寡與。素守自明。偶待罪于中臺。旋充員于左省。爝火不能助太陽之照。勺水無以益滄海之深。每竭慮以上聞。多蒙開納。及叨恩而外補。盡出保全。此蓋太皇太后陛下。垂計寶圖。玩心治道。優容言職。以隆聽諫之美名。慎重使權。欲廣愛民之盛德。因而孤蹇。預此光華。況巴蜀之數州。去朝廷而百舍。土居險陋。俗尙孱迷。雖平時賦入之饒。經常粗給。自頃歲軍興之後。瘡痍未完。網密則人用怨咨。轡柔則事將弛廢。臣敢不講求中術。推導至仁。少圖日月之勞。仰報乾坤之賜。

又謝梓州路轉運副使表

諫省備員。分宜罷黜。潼江領漕。誤委事權。仰戴異恩。俯流感涕。伏念臣生而孤遠。學則迂疎。自奔走于末

塗常激昂于壯節。當先帝御圖之始。選在賢科。及陛下繼照之初。擢居言路。無裨毫髮。徒歷歲時。嘗引過以乞麾。遂忝恩而主計。始終幸會。進退全存。此蓋皇帝陛下運德同堯。察言如舜。明有燭幽之理。仁無異遠之心。器使庶工。術懷羣動。謂臣久塵臺省。特假以使名。知臣素熟土風。又付之鄉部。臣敢不恪遵吏檢。深養治源。推惠澤以濟困窮。舉教條以繩偷惰。庶無罪悔。持報生成。

謝成都府路轉運副使表

進奏院遞到告命一道。伏蒙聖恩。就差臣權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已於今月七日到任。訖者。轉輸淮甸。既受命以之官。廉按坤維。遽叨恩而易地。寵章特異。感涕交流。伏念臣早以疎凡。誤蒙役使。備員臺省。預聞國論之幾微。賜對簾帷。屢奉德音之獎訓。一違朝綬。四涉年華。甘簿領之沈迷。事道途之奔走。抗章宸扆。少希惻怛之私。得請鄉邦。極享便安之幸。此蓋太皇太后陛下。德由坤載。道濟離明。有任賢使能之心。願登至治。無泄邇忘遠之意。昭示大公。終賜矜憐。俾塵寄任。況岷峨之列壤。乃桑梓之舊封。入境觀風。情僞同于指掌。過家上冢。歲時得以薦誠。恩實光華。力難報稱。臣敢不致勤夙夜。積慮簡書。有以澄清。雖愧古人之志。近於忠厚。敢忘君子之風。庶集涓勞。仰酬化力。

又謝成都府路轉運副使表

王事言私。蓋犯辭難之義。天心垂宥。特推從欲之恩。就畀曹符。卽居鄉閭。深慚委任。俯切兢惶。伏念臣生

長寒鄉。棲遲冗路。雖曰爲貧而願仕。曷掌枉己以求容。親逢納諫之朝。屢伸狂瞽。深體裕民之意。久莅輸將。何補涓塵。僅逃罪戾。輒露由衷之請。苟希恤隱之私。亟奉詔俞。仍叨使領。罷淮壖之奔走。習井絡之使安。自省孤根。極知幸會。此蓋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德日新。以四海爲一家。視兆民如赤子。敷施大信。役馭萬官。付臣以故里之行。責臣以遠方之治。地產之盈虛可度。物情之嫩惡相知。郡邑相望。如在戶庭之內。松楸密邇。每寬霜露之思。竊祿于茲。厚顏已甚。臣敢不布宣惠澤。申飭教條。勤恤疲氓。力繩慢吏。期得富饒之實。預防弛廢之端。儻于父母之邦。可安其職。則報君親之賜。無愧此生。

辭免中書舍人表

〔原註〕元祐八年六月。

竊以法從迴翔。盛時尤貴。掖垣潤色。儒者共榮。旣代王言。亦聞政事。責任至重。簡拔惟賢。如臣疎愚。況復衰晚。文辭不足以發揮典制。議論不足以輔助簡書。忽忝詔除。何堪器使。願寢已行之命。免貽不稱之譏。所有恩命。未敢祇受。

謝中書舍人表

言惟作命。愧無潤色之才。服以章身。誤被分頒之寵。便蕃異數。震恐懦驚。伏念臣世處寒鄉。性非中智。少而嚮學。粗知爲己之方。長亦效官。偶適代耕之願。熙寧中以賢科射策。元祐初以言路備員。竟難補報于朝廷。已分棲遲于郡國。何期白首。重瞻日月之光。遂向清時。輒上雲霄之路。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

由坤載道契離明。夙夜萬事之幾。思濟于治。網羅一介之善。俾效其長。乘大化之生成。致枯荑之發育。文章爾雅。安能贊一代之輝光。忠義成名。敢不勵平生之操守。庶幾晚節。少荅洪私。

又謝中書舍人表

陶禁代言。乃諸生之榮遇。身章被賜。蓋明主之厚恩。拜命優隆。省躬愧幸。伏念臣生而孤遠。學則迂疎。知善惡之異塗。惟務養心而自貴。信通塞之有命。安能枉己以求容。進退何常。險夷不易。歲月耗凋于奔走之後。形跡沮縮于憂患之餘。何期雨露之私。誤及桑榆之景。爰從右蜀。付以都郎。既躋柱史之華。遂進掖垣之職。故爲虛受。實繫親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舜治以恭。湯新厥德。以發號施令爲先務。欲紀之以文章。以因能任官爲大公。必考之以名實。苟片善可收而用。雖至寒不使之遺。幸眷于茲。叨塵過甚。詔見王者之志。其何以發揮。服有君子之容。敢忘于報稱。誓堅履尚。持荅鈞陶。

謝入伏早出表

歲有一時之暑。安敢告勞。恩加三事之臣。遽令退食。敬承溫旨。竊愧懦衷。臣等誤以短才。與聞庶政。雖窮日力。莫代天工。適逢庚伏之辰。得遂燕居之欲。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該洪造。治格太和。愷已解於薰風。景自長於化國。是致弼諧之職。殊忘勤瘁之憂。動復便安。極知幸會。在公之事。居常早夜。以深思報上之心。不以炎涼而輒易。庶幾毫髮。少荅生成。

又謝入伏早出表

金火將交。當晝分而極暑。絲綸其出。許夙退以少休。抑荷恩憐。俯慚悃素。臣等丁辰過幸。軸政寡能。每惜分陰。欲收寸效。雖逢三伏之氣象。敢覬一身之燕閒。伏遇皇帝陛下。大智察微。深仁恤物。謂天道既施于炎燠。則人情皆願于佚安。曲軫清衷。持頒溫詔。日方中而或息。豈有疲勞。時易失而可珍。惟勤補報。

坤成節賀表

佛果周圓。罄後天之善祝。主恩隆盛。錫甘露之洪私。禮被臣鄰。慶同宇宙。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坤元至靜。乾造曲成。積保佑之深功。享太平之至樂。時乘慶節。帝與遐齡。勝因已集于清躬。廣燕遂均于列辟。臣等幸瞻法屐。敬奉壽觴。詠歌既醉之篇。備陳五福。稱頌無疆之算。期至萬年。

又坤成節賀表

演三乘之教。覺緣潛會于慶辰。獻萬壽之觴。禮敬極隆于孝治。旁均燕喜。下及臣工。恭惟皇帝陛下。堯化時雍。舜心日致。東朝養志。欽承母道之尊。南極占星。稽合壽祺之應。凡預祝延之列。皆施命宥之恩。臣等叨備近司。親逢盛旦。屬慶而已。莫酬鑄飲之仁。敬畏待之。更祝嵩呼之福。

辭免給事中表

【原註】元祐八年十一月

伏以命令之行。貴于中理。論駁之任。慎于擇人。或誤選掄。將貽罪咎。臣學不造道。材非適時。平生安流落。

之常。晚歲有亨通之漸。既塵侍從。未報涓埃。忽叨制綽之恩。又進瑣闥之職。厚顏滋甚。騰口謂何。雖行已直前。無所畏避。而遇事當斷。多涉迂疎。苟宜納之過差。乃是非之混亂。伏願追回成命。妙選良臣。使還詔批。敕之風。不減前輩。則發號施令之體。無累聖明。臣之愚誠。虔切于是。

謝給事中表

潤辭西掖。不能發揮典制之文。遷職東臺。何以報塞朝廷之遇。恩隆選重。感切憂深。臣植自孤根。進由樸學。佩服聖賢之訓。常秉危心。審知義利之塗。敢愆素履。服勞雖久。涉險居多。偶暮境之親逢。致亨衢之序涉。屢塵華貫。疊拜寵章。況封駁之置官。亦論思之任責。豈期衰薄。輒與選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健有爲。離明能照。攬政機而獨斷。務舉綱條。循治路以安行。動嚴樞柅。推任人之誠。而不求其備。操厲世之術。而用勸其忠。誤以疎凡。處于津要。臣敢不勉遵約守。祇慎攸司。體從政之大方。戒近名之小智。庶無瘵曠。持答生成。

淨德集卷七

表

謝知陳州到任表

臣伏奉告命。差知陳州。已於四月一日到任者。將命出疆。自貽罪戾。叨恩補郡。私享便安。仰荷寵靈。俯懷
隕越。伏念臣才非專對。學亦寡聞。比緣變故而行。豈以宴私爲事。既昧從宜之禮。茲爲失職之愆。合正常
刑。以懲顯咎。敢期睿鑒。曲庇孤根。下遷書使之名。尙委藩侯之寄。〔案〕王稱東都事略。陶奉使契丹。以宣
仁后在殯。辭契丹宴設。西府奏陶不先
取旨。除集賢院學士。知
陳州。宋史陶傳失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離明溥照。乾度廣容。聽斷務于原情。操術參于使過。舜心篤
孝。矜其寧戚之喪。堯德尙仁。議以惟輕之罪。生成所暨。塵冒尤深。臣敢不敷暢教風。遵承憲令。勤救饑之
政。以綏惠流散。攷治水之迹。以防閑墊災。冀集涓埃。歸酬覆載。

謝知河陽州到任表

臣伏奉敕命。就差知河陽軍州事。已於今月十日到任者。出麾近甸。卽席未溫。易地專城。疏恩過厚。仰承
重寄。俯激危心。伏念臣生長遐方。沈迷樸學。爲貧而仕。敢懷富貴之求。度已不能。安及功名之會。晚蒙異

遇稍涉華塗。祿過量而易盈。位乘高而速墜。既煩宥罪。猶許牧民。京輔奧區。纔布二旬之政。河津巨鎮。又同千騎之行。委任皆優。叨塵太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文明齊日。洪覆如天。恢張百度之新。克光前烈。役御萬官之衆。俾效寸長。故以此州付於不肖。臣敢不體重民之意。堅許國之誠。共治惟良。勉希漢世之循吏。以公其允。敬服周官之訓言。冀贖往愆。歸酬洪造。

謝知潞州到任表

臣伏奉敕命。差知潞州。已於今月四日到任者。引嫌以請。遂霑雨露之恩。受命而行。敢憚道塗之役。卽安於此。揣分惕然。伏念臣孤拙自將。迂疎安用。預先帝訪問之選。乃竊虛名。爲陛下侍從之官。殊無小補。俄以出疆之罪。遽膺守土之行。僅及一時。已更三郡。承流宣化。愧職業之未修。送故迎新。幸封圻之密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玩心于道。繼序以仁。崇有國之陸庭。優容邇列。重斯民之師帥。遴簡賢能。入而嘗近于清光。出則必叨于名鎮。因之寄任。及此孤愚。臣敢不推本淵源。講求體要。堅險夷之履趣。殫夙夜之劬勞。晉有唐風。惟務順民以治。魯非齊政。安能累月而成。冀收毫髮之功。歸荅堪輿之賜。

謝改職名表

臣準都進奏院遞到敕一道。伏蒙聖慈。特授臣朝散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已祇受者。願恩改職。猶參書殿之華。拜命撫躬。深愧儒林之秩。伏念臣稟生寒陋。涉世迂疏。以章句之學。竊祿于盛時。以日月之勞。致身

于要路。鸞臺鳳閣。管塵隸屬之員。熊軾虎符。屢假承宣之寄。未能補過。安敢冒榮。伏遇皇帝陛下。繼序以思。正名而治。酌古今之廢置。載以官儀。慎予奪之重輕。持爲國柄。不遺衰蹇。亦畀寵光。臣敢不仰戴洪私。敬承異數。循名責實。慚非撰述之才。竭節盡誠。誓報施生之賜。

謝知梓州到任表

臣伏奉敕命。差臣知梓州軍州事。臣已於今月二十六日到任者。昔嘗拜疏。願分鄉郡之符。今乃叨恩。遂載邦侯之旆。仰虔俞命。俯激危心。伏念臣習不逢原。用難應務。起家從仕。希子雲之安恬。發策決科。鄙谷永之附會。每究觀于義利。靡狗易於險夷。持以自盟。久而無愧。半生零落。空驚歲月之崢嶸。晚景亨通。忽接雲霄之步武。偶緣使事。輕去從班。未閱再朞。俄更四守。既遂里閭之請。又塵屏翰之居。力薄豈堪。恩深莫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覆。大智日躋。成湯之善與人。必于器使。武王之不忘遠。燭以皇明。未譴衰遲。尙優臨遣。況臣早歲。曾使此方。導德澤于數州。粗能寡過。奉教條于一郡。敢不潛心。冀收毫髮之勞。歸荅乾坤之賜。

謝責分司表

〔原註〕紹聖四年閏二月

人臣之過。莫大于不忠。王者之刑。必誅而無赦。仰賴好生之德。俾從分務之司。敬服寬恩。交流感泣。伏念臣稟生寒陋。涉世艱危。不知事主之大方。徒惑近名之小智。出辭妄亂。遇事狂迷。名教之所莫容。憲法之

所不宥。復何面目。尚綴班聯。既假職于別都。仍卽安于善地。餘生甚幸。化力有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加意盈成。勵精聽斷。繼志述事。以光大前烈。顯忠遂良。以固安永圖。察萬物之殊源。無容紛糾。憫一夫之垂盡。未卽誅鋤。正其罪以示勸懲。錫之祿以養衰病。臣敢不追訟前愆。切防後愆。革行險之非心。持保身之深戒。生而無補。僅逃蕭斧之常刑。死或有知。猶冀敝帷之終惠。

謝責降南嶽廟表

壞法容私。義當顯戮。謫官領局。恩許自新。伏省過尤。良增戰灼。伏念臣稟生寒陋。涉世艱危。早竊虛名。晚塵臚仕。持從臣之橐。無補猷爲。佩郡守之符。多墮職業。縱細民之盜鑄。致私鑿之公行。罪狀甚明。刑書未議。洎忝鄉邦之寄任。數爲風眩之侵陵。拜疏自陳。方覲退休之幸。原情必罰。俄聞責黜之音。仰畏雷霆。俯驚冰谷。欲繼上歸田之請。慮難逃慢令之誅。卽扶病以之官。已具舟而去里。窮途易塞。衰氣復傷。適當起纜之初。幾有蓋棺之事。遽飄流于三峽。遽放蕩于重湖。以七十之羸軀。盡八千之去路。備嘗險厄。屢及傾虞。偶全犬馬之餘生。深荷堪輿之厚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行適治。豐照通幽。督羣吏之循公。光昭先憲。寬一夫之垂盡。滋廣至仁。未卽誅鋤。止從廢逐。正其罪以警偷惰。錫之祿以養衰殘。臣敢不追訟愆違。恪遵檢押。雖有負薪之疾。豈敢乞骸。空懷結草之心。終期報德。

謝知邛州表

臣五月二十日。準進奏院遞到敕一道。至衡州。伏蒙聖恩。就差臣知邛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臣卽時祇受訖者。貶處遐方。無復全軀之望。生還舊里。仍叨守土之榮。恩出非常。力同再造。伏念臣稟生寒陋。涉世迂疎。粗聞修己之方。竊有逢辰之幸。熙寧拔士。早緣制策之採收。元祐擇官。晚有禁塗之更踐。乏深厚之文。以丹青典誥。寡周密之慮。以出納樞機。責任太隆。施爲奚稱。方朝廷之政舉。嘗勵翼以赴功。逮朋黨之論興。亦淪胥而被譴。天高莫訴。罪大胡言。羽翼傷摧。尤畏鷹鷂之搏逐。夢魂驚悸。深憂斧鉞之誅鋤。敢期放廢之餘。遽玷寵光之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運乘天造。道並日升。聖繼聖以儲休。光昭大慶。新又新而作德。覃及羣倫。盡成湯解網之心。廣夏禹泣辜之惠。哀憐謫籍。付畀郡章。肉白骨以覲充盈。然死灰而求炎焰。生成至此。報效云何。臣敢不欣戴至仁。推明初政。承流以治。少希循吏之所先。擊壤以歌。願與齊民而共樂。庶幾晚節。無累洪鈞。

謝授再知梓州表

臣先以罪。分司南京衡州居住。于元符三年四月。準告落分司差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至五月內。準敕就差知邛州。臣逐次謝恩。祇受及奉表以聞去訖。至今年二月七日到綿州羅江縣。又準告充集賢殿修撰。改差知梓州。臣卽時望闕謝恩。拜受者。九殞之餘。忽逢再造。一年之內。輒易三遷。初備位於祠官。旋領麾於鄉郡。繼忝集仙之命。仍分左蜀之符。併出異恩。悉還舊物。幸非所望。感莫能勝。伏念臣學不能美身。志

未可適道。動踰涯分。易速悔尤。奮飛于畎畝。而濫倍英俊之游。涉獵于縑緗。而與聞朝廷之政。謂之才則嘗踐更于臺閣。加之罪則久廢放于江湖。小人持附會之心。乘而下石。騷客有哀憐之興。惟欲招魂。累年趨必死之鄉。一旦履復生之地。游沾殊澤。增賁餘齡。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光紹寶圖。勃興治道。大判忠邪之勢。深權用舍之機。雖衆正在朝。足跨商周之盛。而一夫失職。尙撓堯舜之心。卹及衰殘。槩從收斂。臣敢不究觀否泰。省念初終。如痛定而反思。若塗窮而利往。枕邱適願。既知於瞑目之前。結草酬恩。敢憚於沒身之後。

謝知梓州到任表

臣近準告命。伏蒙聖恩。除臣依前朝請大夫。充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軍州事。已於三月十七日到任。訖。臣聞能官人者。堯之盛德。欲惠養于生民。再爲郡者。漢之名卿。頗光輝于前世。蓋知而善任。則必能舉其職。故去而復至。則有以慰其思。乃君臣上下之交。亦古今賢聖之美。載之行事。可得而聞。魏相之于河南。以方嚴成治行。黃霸之在潁上。以寬明得衆心。盜賊未平。願借寇恂之力。兒童相慶。喜聞郭伋之來。或體國以致忠。或宜民而立政。前功不替。後效愈明。近代以來。斯人蓋寡。未嘗有起于廢放。賁以寵光。復從書殿之銜。仍領鄉邦之寄。苟踰其量。徒厚爾顏。伏念臣學文不能。信道未篤。丁辰于始衰之日。誤涉華塗。被罪于垂老之年。久棲裔土。忽逢聖作。偶得生還。特出淵衷。悉叨舊物。況潼川之區域。乃益部之比鄰。嘗綰郡

章尙傳里誦江山如故得陪父老之嬉遊邱壘不遐庶盡歲時之孝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鼎新大政萃聚衆材用人如日之照臨正邪自辨成物若天之化育小大不遺所以甄收及于衰朽臣敢不持循素節勉強暮齡廣上德之寬仁卹遠方之凋瘵處耕田鑿井之衆不失常生在垂衣拱手之朝庶幾小補

乞致仕表

臣生長遠方逢值聖世擢皇祐進士登熙寧制舉元祐中塵冒侍從紹聖初謫放江湖伏遇皇帝陛下光紹寶圖誕敷鴻澤昭洗過惡敍復班聯臣深欲勉竭疲駑仰荅造化而齒髮衰暮疾恙侵凌竊慮職事曠廢重取非戾伏望聖慈念臣今已七十四歲舊感瘴癘間或病作心力昏耗難以釐務伏乞特降指揮許臣守本官致仕庶幾安養羸疾遂其餘生

謝致仕表

齒髮衰殘義當告老絲綸煥赫恩許歸休荷君父之始終全臣子之進退敬承俞命感激危心伏念臣起迹至寒逢辰過幸早竭簿書之力徒自沈迷晚叨侍從之班訖無補報侵尋暮境眷戀故鄉輒申謝事之誠覬遂乞骸之願仰煩睿鑒俯察愚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舜道用中堯仁濟衆如天地陰陽之造不問于微雖蟲魚草木之生亦從其欲因而衰朽得遂休閒臣卽解郡章言旋故里想天顏之睟穆難覲清光詠化日之舒長敢忘帝力

